

991.7
4265

韓 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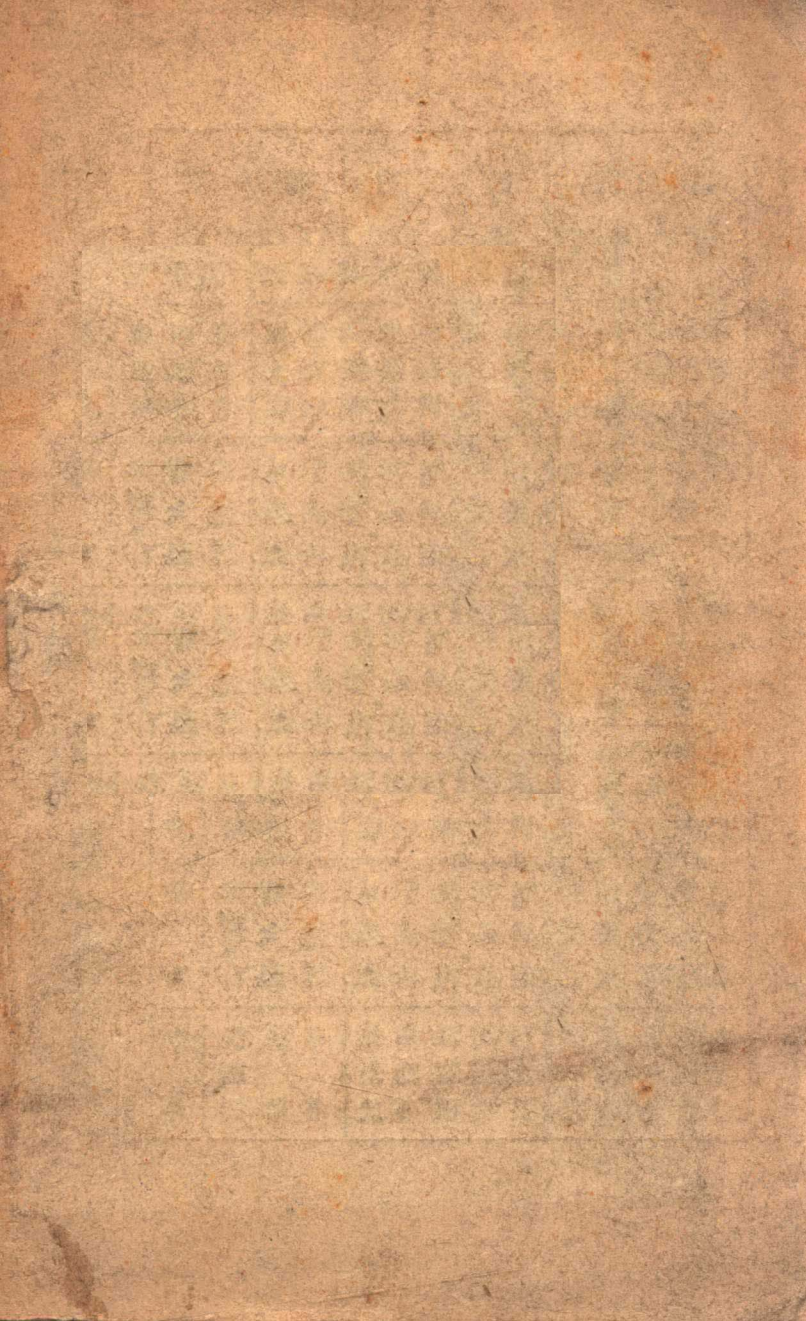
第 三 輯

進 先 中 央 訓 練

著 編 之 長 李

編 主 展 公 潘
廉 維 印

行 印 司 公 版 出 刊 勝





韓
愈

第三輯

學術先進

李延之
編著

勝利出版公司印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韓 愈

定價國幣二元四角
(外埠酌加郵運匯費)

編著者 李 長 之

發行人 印 維 廉

總發行所 勝利出版公司
南京中山北路三三三號

上海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

北平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一號

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

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平版

作者小傳

李長之先生，現年三十四歲，山東利津人。一九三一年於國立北京大學預科甲部畢業後，即轉入國立清華大學，初習生物，繼攻哲學，一九三一年得文學士。先生治學，以有自然科學之條理奠其基礎，哲學之超越精神擴其眼界，故思想縝密而不拘滯，所涉尤不限於一隅，然先生用力最深者厥爲文學批評，論旨謹嚴，識見透闢。已刊著作有：「夜宴」（北平文學批評社）、「魯迅批評」（北新）、「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」、「苦霧集」、「批評精神」、「北歐文學」（以上商務）、「波蘭興亡鑑」、「星的頌歌」（以上獨立）、「德國的古典精神」（東方）、「西洋哲學史」（正中）、「我教你讀書」（文風）及譯著「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」、「五十年來之德國學術」（以上商務）等；印刷中者有：「迎中國的文藝復興」、「夢雨集」（以上商務）、「中國書論體系及其批評」（獨立）、「歌德童話」（東方）、「文史通義刪存」（文化）等。本書在以文學批評立場，對文公一生文學貢獻予以新的評介，行文暢豁，論據切要，允稱傳記文學中之佳構。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。

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

潘公展

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。我中華民族，立國迄今，垂五千年，並世國家，其文化之悠久，殆無其倫。近百年來，他從一個堂堂大國，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，不平等條約的桎梏，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，於是自有由懼外而媚外、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。不但外人往往以為中國已無可為，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。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，鼓動國民革命，數十年間，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，而尤其自抗戰軍興，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，作堅苦卓絕的鬥爭，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，打得日暮途窮，陷入毀滅的深淵，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。

抗戰一開始，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：「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」。這「無窮的威力」是什麼？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，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，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。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。

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，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；它照耀着東方，也照耀到西方。全世界的人們，在驚奇，在禮讚。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，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。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，是導源於優良的

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；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再生，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「中國精神」。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，一語道破，他們說：「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，過去不無疑惑之處。但時至今日，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，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，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，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」。

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，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，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；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，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。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，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，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，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。在平時，我們是生於斯、息於斯而不自知，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，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，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，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，便如疾風驟電，有觸即發，無堅不摧。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，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，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。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，我們「威力無窮」的關鍵亦在此。

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「中國精神」！

近百年來，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「中國精神」，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，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？而最可痛心的，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，民族中還不免有

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。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；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，這真是道地的「文化奴隸」。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，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，更應當倍加努力，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「中國精神」，並且還要發揚光大；拿這聖潔的火燄，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。——這是我們編纂這套「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」的主要動機。

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，既不是整理國故，也並非懷古幽思，更談不上復古傾向。它祇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，貢獻力量，建築小小的基石。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：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，從根救起；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，迎頭趕上。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。

有人說，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，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，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？這種見解，似是而實非。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，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；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，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。因爲多數人的活動，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，鯀夏禹的治水，孔子的教育，秦始皇的統一，成吉思汗的遠征，國父的革命等等，並非一人一姓之功，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。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，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，而是

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。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決不是復古運動，而是含有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的重大意義，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，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，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。譬如敘述夏禹治水，僅僅敘述事實，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。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，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，而俾夏禹這位民族偉人，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「有爲者亦若是」。有了一位夏禹，已經能够扭轉乾坤，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，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！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，雖是檢討過去，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。

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，不外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、「立言」三者。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。有大德於天下，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，爲民族偉人；列第一輯。有功勳於國家，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，爲歷代賢豪；列第二輯。學術思想照耀千古，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，爲學術先進；列第三輯。共凡三輯，都三十冊，如有必要，亦得增減。如此，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，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。爲了普及宣傳，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，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。爲了節約紙張，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，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。

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，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，由衷的感激，實非筆墨所能表達。現既編纂就緒，刊行有日，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，奉告讀者。

序

在我所寫的書之中，恐怕再沒有比這本更壞的了，我寫完了時不禁這樣想。因為，我答應寫此書時雖然是在今年五月初，但六月一開始，即接到母親的信說病了，便立刻乘汽車赴綿陽，去看她並接她。來是水程，到達時已是七月。水程是相當危險的，有一次夜間狂風雨大作，船已飄在江心，頂篷都被吹去了，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盡頭，卻幸母親和三弟終於隨我安全地到了重慶了。很可紀念的是：一部「韓昌黎全集」卻也就在水程中裏讀了一過。七月中又爲安家忙，天也熱，竟未能着筆。八月要動筆了，但想到所寫的司馬遷評傳還有些頭緒急待發揮，因而先抽空寫了「史記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」一長文。九月的前半，則爲要曉得韓愈在整個古文運動中的地位，以及古文風格的整個演化，乃把「古文辭類纂」又從頭到尾一頁一頁地翻讀了一遍。所以事實上本書乃在九月十八日纔正式動手，費了十四天功夫，在十月二日寫完。照我平常寫東西的

習慣，是不大預計日程的，只讓作品自然地寫出；我正在寫的司馬遷就是如此的，說不定半年、一年、三年、五年呢！可是這次卻因為幾次緩兵計都失敗了，交卷期迫，於是只好不暇讓作品自然地得到它的面貌。——然而不是有人說文章是逼出來的嗎？急就章也不一定比經營多少年的差呀！那麼，我又多少可以解嘲了。況且本書至少為韓愈也昭雪——或者發掘了不少，如他之急於求進是在早年窮困之際，雖急於求進，但得仕之後卻也未嘗不為國為民盡了忠，而且也並不戀棧。「原道」一類的論文，撇開邏輯問題不談，撇開佛、老之本身的思想是否毫無價值不談，而在文化史上，以及在儒家的根本入世精神（包括重在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中各分子的職責）上，卻自有它不可動搖的價值與意義。他的人格一面是衛道，是嚴肅；但另一方面卻又熱誠、溫和，甚而幽默。他的文章，在根底上是「碑」的精神，所以寫那麼些墓誌銘並非偶然，也並非全為諛墓之作；至於表現在「原道」、「諫迎佛骨表」等中的韓愈固然是真的面目，但表現在抒情詩、不經意的信札，或者遺興的滑稽之作如「送窮文」、「毛穎傳」、「進學解」等中者，

也許更真些。我不能說在什麼時候自己再寫一部較佳的韓愈評傳，不過相信：就是寫，也還是以這些為基礎而已。最後，我卻忽然想到司馬遷所謂「無巖處奇士之行，而長貧賤，好語仁義，亦足羞也」，以及韓愈所謂「顏回有聖者為之依歸，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，其不憂而樂也，豈不易哉！」我自愧是作不到貧而無怨的，更作不到貧而樂，在這衣食不足溫飽之際，愁米、愁柴就把精力耗光了，因而還忍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嗎？於是，這本可以汗顏的書也就壯了膽子呈現在讀者跟前了。——卻希望讀者多多加以指正！

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，夜雨浙瀝中，長之記。

重校修改過一次，又覺得本稿尚不如想像中之壞，可笑可笑。

十月四日，再記。

附錄

一	原遺	……	一五
二	原性	……	一八
三	原毀	……	一九
四	讀荀	……	二一
五	師說	……	二一
六	畫記	……	二三
七	重答張籍書	……	二四
八	答李翊書	……	二六
九	送李廩歸盤谷序	……	二七
一〇	祭河南張員外文	……	二八
一一	祭柳子厚文	……	三〇

- 一二 祭十二郎文 …… 一三一
- 一三 平淮西碑 …… 一三三
- 一四 毛穎傳 …… 一三六

韓愈

李長之 編著

一 導言

韓愈，這在過去讀文章的人看來，是多麼煊赫的名字！在五四時代，又是多麼招罵的目標！然而真正的韓愈如何，是一般人所模糊的。我們需要明白他的真面目！

他的生年是唐代宗大歷三年（公元七六八），死在穆宗長慶四年（公元八二四），一共活了五十七歲。

在他這五十七歲的生涯中，我們似乎可以分爲四個段落：從一歲到十九歲，可稱爲他的幼年時代，這畫分是以他始至京師（那時的長安）爲段落。從十九歲至二十九歲，乃是他的遊學時代，終止於他的始宦之年。從二十九歲到五十一歲，是他的成熟時代。以潮州之貶，作爲他第三時期與第四時期的分界，五十一歲到五十七歲，是他的晚年。

二 籍貫和先世

說也奇怪，韓愈雖是一個河南人，但他彷彿一生和廣東有緣似的。一共到過三次。說三次的廣東之行，就彷彿他一生的進行曲中底節拍。

原來他的籍貫是河南省內、黃河以北、現在稱爲沁陽的地方，當時稱爲河陽。他自己老說歸河陽，或到河陽去省墳墓，以及在他五十三歲的時候，他的第四個女兒名叫挈的死了，他於是「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」，都證明這裏是他的老家。

平常有一個誤會，是說他是鄧州南陽人，這是因爲當時有兩個南陽：一個是河南的西南部，就是所謂鄧州南陽；一個是河南的北部，這是所謂河內南陽，也就是河陽。後者纔是他真正的故里。

平常又有一個誤會，是說他是昌黎人，後人甚而已經很普遍地稱他爲韓昌黎了。其實，昌黎也有好幾個不必說，韓愈根本與昌黎的韓氏並不是一派。這誤會的來源是由於

韓愈的自敘。至於他在自敘中爲什麼不稱自己的真正地方南陽而稱昌黎呢，朱子已經覺得「不可曉」。朱子說也許是姓李的就一定說是隴西李氏，說姓劉的就一定說是彭城劉氏之類吧。朱子這話很有道理，但還沒有說到更透徹的地步。現在我們得讀陳寅恪先生的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」，就曉得原來在唐初有一種繼承北周以來的譜系上的故意的大改造，在當時是故意，到後來卻也就信以爲真了。所以當時所謂某姓出自某地，並不要太重視。

至於韓愈的先世，照我們現在所知，我們只曉得韓愈的七世祖是韓茂，曾在後魏有功，封爲安定王（這是根據宋祁的「新唐書」中的韓愈傳這樣說的。假若根據李白所作「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」，則韓茂應爲韓愈的八世祖；然而李白的文中又缺着韓愈的七世祖，不知是詩人弄錯了，還是史家粗心）。這位韓茂曾做過尚書令、征南大將軍，可以稱得起一位大官。

韓愈的六世祖是韓均，做過金部尚書。五世祖是韓駿，做過銀青光祿大夫、雅州刺

史。雅州就是現在四川的雅安。

韓秦是韓愈的曾祖，做過曹州司馬。

現在說到韓愈的祖父韓睿素了，他做過朝散大夫、桂州都督府長史，不過早死了。把韓愈的父親韓仲卿和三位叔父撫育長大的，是他的祖母錢氏。這是一位賢母，使四個兒子都有所成就。其中尤以韓雲卿爲最能文章，又有智謀，做過監察御史，當時還有張子房之稱呢。說不定韓愈的文才就是受了這位叔父的感染。

他的父親韓仲卿則是老大，當過好些地方的縣令，也是一位幹才。大概韓愈之實際方面的才具，或者就是受有父親的一點遺傳了。很可以作爲文壇佳話的，是大詩人李白曾爲韓仲卿寫過一篇「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」，是當他在武昌做縣令去職時所作。文中稱他：「未下車，人懼之；既下車，人悅之。惠如春風，三月大化。姦吏束手，豪宗側目」。可見不但有德，而且有威。

李白死在公元七六二年。他沒料到只過了六年，爲他所贊揚的這位武昌令，就生下

一個和李白自己差不多一樣才氣的文壇盟主了。

李白贊揚過他的父親，這是韓愈的幸運，然而韓愈不幸的是他父親死得很早，在他三歲時，已經做了孤兒。

在幼年時代，負起養育這位天才兒童的責任的，先是他的老兄韓會，後是他的嫂嫂鄭氏。柳宗元作的「先友記」上說：「會善清言，有文章，名最高，以故多謗」。可知他這位老兄，也頗有和韓愈相似之處。

在韓愈八歲時，隨着這位哥哥離開河南，到過陝西。到了他十歲時（大歷十二年，即公元七七七），韓會因為受了宰相元載受誅的牽連，把擔任記錄皇帝言行的「起居舍人」的官丟了，貶為韶州刺史。韶州就是現在廣東的曲江縣，在粵漢鐵路上。韓愈當然隨着到了韶州。這便是他第一次到廣東的來由。

三 嫂嫂·姪兒·乳母

據皇甫湜所作的墓誌神道碑上說，韓愈七歲就好學，出口成章，這不能不歸功他兄嫂所給的誨導。

在韶州大概沒有兩三年吧，韓會就死了，死時纔四十二歲。以後便由嫂嫂鄭氏單獨負起教養韓愈的全責來。

鄭氏一定是一個很果斷很有才能的女性。丈夫死在這樣一個邊遠的地方，跟前的小孩子們正啼叫得不可開交，全家大大小小有一百左右人口，假若別人處此境地，恐怕要一籌莫展，但是她毅然率領他們北上，「水浮陸走，丹旆翩然」（韓愈祭鄭夫人文），不避任何艱難困苦，終於把夫丈歸葬於河南沁陽。

接着是中原戰事爆發，藩鎮李希烈、朱滔、王武俊謀叛，鄭氏又帶着韓愈等避難到了宣州（現在的宣城，在安徽的東南部，也就是大詩人李白最後歸宿的所在）。避難的生活當然是艱苦的，可是韓愈的治學基礎，正是在這時打下。他在三十歲時所作的「復志賦」中，有追敘這時生活的話：「值中原之有事兮，將就食於江之南；始專專於講習

兮，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。窺前靈之逸迹兮，超孤舉而幽尋；既識路又疾驅兮，孰知余力之不任」。重古訓，已透露了他終身的事業。

他這苦學的一段，也不過在十四歲到十七八之間。他大概像剛剛生牙的小牛小羊，要試着齧取一切青草一樣的吧，逢見書，就急切地吞嚥了。他急切到這種地步，幾乎忘了自己的吸收能力。任何大學問家是一定經過這個階段的。這時他每天背記數千百字，不久就把六經百家的學問都窺測了一個大概。我們試想，一個十幾歲的孩子，又沒有父母，哥哥又死了，假若不是他的嫂嫂善於誘導，是決不會這樣走上正路的。所以他後來時刻不能忘了嫂嫂的看顧，是應當的。

和他在江南同住在一起的，還有他那有名的「祭十二郎文」的主角，名字是老成。這是韓愈的姪子，過繼給他的哥哥韓會。當時韓愈的三個哥哥都死了，就韓仲卿的後代說，韓愈是惟一活着的兒子，十二郎老成便是惟一活着的孫子。他們都孤苦伶仃地爲鄭氏所撫育着。他嫂嫂每指着他倆道：「韓家的兩代，現在只有你們倆了！」這時十二郎

更小，不能懂得這句話的意義，就是韓愈自己，也是在後來回憶時，纔感覺到其中的悲劇（原文見附錄一二）。

像我們不能忘了韓愈的嫂嫂一樣，我們也不能忘掉還有韓愈的一個乳母。這位乳母姓李，是徐州人，一直奶着韓愈，老死在他們的家裏。她的看護保育，也同樣是韓愈的一位恩人。她老人家眼看着韓愈考中了進士，做了「大學教授」（國子博士），當了河南令，娶了妻，生了二男五女，在韓愈四十四歲時纔死去。韓愈曾爲她寫過墓銘（這也許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銘念乳母的文章！），並且帶着女人兒孫去祭祀。

在韓愈生活的第一期，使我們看到了他的苦學，是他後日在文字上所以能夠不朽的基礎。

四 遊學京師

十九歲這一年，是德宗貞元二年（公元七八六），韓愈初到京師（小時也去過，但

記憶已經模糊，無何意義可言），這開始了他生活史上的第二時代，就是我們所謂遊學時代。

這時他的精神上，一方面有了新的營養，這就是他在京師得與提倡古文的先驅獨孤及、梁肅一般人來往，受了他們的感發，更增加了自信。獨孤及在「趙郡李華中集序」上說：

志非言不形，言非文不彰；是三者相爲用，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。自典謨缺，雅誦寢，王道陵夷，文散下衰，故作者往往先文字，後比興。其風流蕩而不返，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，則潤色愈工，其實愈喪。及其大壞也，儻偶章句，使枝對葉，比以八病、四聲爲楷拱，守之如奉法令，聞皋陶、史克之作，則呶然笑之。天下雷同，風馳雲趨，文不足言，言不足志。亦猶木蘭爲舟，翠羽爲楫，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。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。

梁肅在「常州刺史獨孤君集後序」上也說：

唐興，接前代澆醜之後，承文章顛墜之運，王風下扇，舊俗頓易，不及百年，文體反正。洎公（獨孤及）爲之，則又操道德爲根本，總禮義爲冠帶，以易之精義，詩之雅訓，春秋之褒貶，屬之於詞，故其文：寬而簡，直而婉，辯而不華，博厚而高明。論人無虛美，比事爲實錄。天下凜然，復觀兩漢之遺風。

都可見他們的志事，正是韓愈的先驅。

在另一方面，韓愈對人生的體認，卻更深入了一層。在以前，他只曉得單純地「讀聖人之書」就是了，不懂得還有所謂職業生活。在以前，他尤其不瞭解做官——其實只是做「公務員」而已——的用處，他認爲不過是爲別人而已。現在纔由於生活的貧困，知道這也是一種爲了自己謀生的一個出路。

怎樣入手呢？就是考試。韓愈一共考了四次，最後纔在二十五歲時登了進士，這時是貞元八年（公元七九二）。

主試的是那時有名的政論家陸贄，推薦韓愈的人就是上面所說提倡古文的先驅之一

——梁肅。當時梁肅推舉了八個人，後人推測是：歐陽詹、李觀、李緯、崔羣、王涯、馮宿、庾承宣，加上韓愈。這八人都是稀有的人才，所以那一次的考試有「龍虎榜」之稱。那次考試的題目是「明水賦」、「御溝新柳詩」，韓愈作的詩已經遺失了，賦還存着，很看出有一些才氣。

這樣韓愈應該飛黃騰達了麼，然而並沒有如此順利。在我們敍說他求仕失敗之前，卻應該先補說一說他這時的作品。

在他二十三歲的時候，曾作有「上賈滑州書」，賈滑州是賈耽，這時是檢校右僕射（檢校是加銜，僕射是宰相之任，掌佐天子議大政），兼滑州刺史、義戍軍節度使。滑州就是現在河南北部和河北交易的地帶的滑縣。「上賈滑州書」，是集中除了一些不能確定著作時日的少數作品之外的最早的文字，錄出以見他少年作風的一斑：

愈儒服者，不敢用他術於進。又惟古執贄之禮，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，以爲贄，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。曰：豐山上有鐘焉，人所不可至，霜旣降，則鏗然

鳴，蓋氣之感，非自鳴也。愈年二十有三，讀書學文十五年，言行不敢戾於古人，愚固泯泯不能自計，周流四方，無所適歸。伏惟閣下，昭融古之典義，含和發英，俾唐德元；簡棄詭說，保任皇極，——是宜小子刻心悚慕，又焉不感而鳴哉？徒以獻策闕下，方勤行役，且有負薪之疾，不得稽首軒階，遂拜書家僕，待命於鄭之逆旅。伏以小子之文，可見於十五章之內；小子之志，可見於此書。與之進，敢不勉？與之退，敢不從？進退之際，實惟閣下裁之！

在一般人看，也許覺得韓愈很早就是這樣急於賣身投靠了！但我認為這樣單刀直入的自我推薦，未始不是一種公平而合理的作法。因為他所憑的，並不是人情，而是成績。當局者認為合格，就可錄用，否則卻就作罷（事實上是果然沒有反響！），多末乾脆？這在西洋，是很普通的。何必一方面自居清高，另一方面又暗地找親戚託朋友，鑽營賄賂，纔算正人君子？況且看後來韓愈得入仕途，也確乎是想為國家作一番事業，至於他自己的享受，根本一點也說不上。他是要求服務，不是要求權利，直接請求，又有何不可？

要說他所向着請求的人不好，就說他不好，這更是說不通了。這是當政者之咎，並非韓愈之咎。再說韓愈也不是貪戀祿位之徒，否則他又何必拚着性命去諫佛骨？我在這裏不能不爲韓愈辯！我們所可惜的，倒是這封信中所說的十五篇作品，我們不曉得是什麼。假若能保留下來，我們就可更確切地討論韓愈更早的文章了。

在「上賈滑州書」的第二年，他二十四歲，作有「送齊暉下第序」。他自己的考試雖然還沒有得意，但卻已經安慰起別人來了，——人類的可笑常是這樣的。這篇文字筆勢很平衍，但已經頗完整。

在他考中進士的一年，作有「爭臣論」，這卻是一篇有價值的政論。這篇文章專爲當時的諫議大夫陽城而發。陽城做諫議大夫已經五年了，對朝政的得失，一點也沒盡到言官的責任，所以韓愈便大攻擊了一番，說他：「今陽子在位，不爲不久矣；聞天子之得失，不爲不熟矣；天子待之，不爲不加矣；而未嘗一言及於政，視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。問其官，則曰諫議也；問其祿，則曰下大夫之秩

也；問其政，則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，固如是乎哉？」以下更痛快地說：「得其言而不言，與不得其言而不去，無一可者也」。陽城本是一個隱士，能苦讀，當局是因爲他的聲望而舉用的，一般人也都對他有所期待。現在身爲諫官而不言，當然是有些使人失望的。不過普通人因爲震於其名，還爲他辯護，韓愈這時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，卻就不顧一切，而加以激勸。後來裴延齡排擠陸贄，陽城出來力爭；德宗想以裴延齡爲相，陽城也在朝廷慟哭諫阻；這時已是「爭臣論」寫後三年了，說不定就是韓愈那篇文章的力量呢。全文用問答體，像孟子。

五 考場失敗

韓愈考中了進士，爲什麼還不能立刻進入仕途呢？原來按唐朝的規矩，在禮部登了進士第後，還要經過吏部的考選，按程度高下，纔給官做。但是吏部的甄別試驗，韓愈卻受了一些挫折。

在吏部裏，有一種「博學宏辭」的科目，假若考取了，尤其可以得到較好的位置。韓愈在他考取進士的第二年，就又應考博學宏辭。

在考試時，有「上考功崔虞部書」，他說本不贊成現在的考試，因為大家都是只在「取名致官」，談不上「事業功德」，而且古人四十而仕，他說離這也還有十四年，不過實際生活太壓迫了，「今所病者，在於窮約，無僦居賃僕之資，無緇袍糲食之給」，所以也就逃不了這一關。他那時躁進煩悶的話，是有這些：「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，此時惟念，以爲得失固有天命，不在趨時，而僂仰一室，嘯歌古人，今則復疑矣。未知夫天竟如何，命竟如何，由人乎哉？不由人乎哉？」

同時又有「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」，則在銳進之中而仍表現他的倔強。他自己承認是一個「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」的怪物，如果得水，可以上下于天，風雨變化，否則就將困於窮涸，爲獷狽所笑，可是接着說：「然是物也，負其異於衆也，且曰：『爛死於泥，吾寧樂之，若俛首帖耳、搖尾而乞憐者，非我之志也』。是以有力者遇之，熟視

之，若無觀也！其死其生，固不可知也」。雖求援，但援不援不在乎，這是他的倔強。

這次考試的題目是「太清宮觀紫極舞賦」和「顏子不二過論」。在後一篇文裏，他解釋所謂「過」，並不是發於行，彰於言，而後爲過，凡是生於其心，卽爲過。聖人根本沒有過，顏子則比聖人差一等，但能止之於未萌，絕之於未形。不二過者，就是不二之於言行而已。這說法頗新奇，可代表韓愈早期的哲學思想。他後來的「厥性」，把人性分爲三等，未始不是進一步的發揮和修正。

但是這次考試卻失敗了。第二年，二十七歲了，再參加博學宏辭考試，那次的題目是「學生代齋郎議」。學生係指國子監的學生，齋郎是奉宗廟社稷的小官。韓愈主張不能代，因爲「宗廟社稷之事雖小，不可以不專」，學生也有學生的本業，他們是要贊教化、成德藝的，不能分他們的心，耽誤他們的功夫，結論是：「考之於古則非訓，稽之於今則非利，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」。文采雖不見豐富，但是頗有條理。

可是仍然失敗了。這一年，他曾回沁陽省墓。在鄭州曾作有「贈張童子序」，勉以

「夫少之與長也異觀。少之時，人惟童子之異；及其長也，將責成人之禮焉。成人之禮，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；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，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。」

次年，他又作第三次的嘗試，這時是二十八歲。誰知道，還是失敗。

難道博學宏辭的考試，竟真和進士的考試有什麼大不同嗎？並不然。「或出所試文章，亦禮部之類」（答崔立之書），那裏有什麼不同？

韓愈爲生活所迫，而去求仕，因而走上了考試的路。這是職業，而不是事業。他心目中的文章，也豈是考場中所需要的？因而他的苦悶來了！看看自己考場中的文章吧：「退自取所試讀之，乃類於俳優者之辭」，於是：「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」了。

他憤慨地說，就是讓墳墓裏的大文學家出來應試，也一定失敗：「夫所謂博學者，豈今之所謂者乎？夫所謂宏辭者，豈今之所謂者乎？誠使古之豪傑之士，若屈原、孟軻、司馬遷、相如、揚雄之徒，進於是選，必知其懷慚，乃不自進而已耳。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，競於蒙昧之中，僕必知其辱焉」。

然而就是這五個豪傑之士考試失敗了，也何損於他們的成就？他們的自負，也豈能和一時的得失相較論？韓愈的真正抱負也的確不在此。他說：「方今天下風俗，尚有未及於古者，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。主上不得怡，而宰相以爲憂。僕雖不賢，亦且潛究其得失，致之乎吾相，薦之乎吾君，上希卿大夫之位，下猶取一障而乘之。若都不可得，猶將耕於寬閑之野，釣於寂寞之濱，求國蒙之遺事，考賢人賢士之終始，作唐之一經，垂之於無窮。誅姦諛於既死，發潛德之幽光。二者將必有一可」。他的意思是：願意貢獻於教育或軍事，救國家之急，否則就將從事歷史著述，學春秋的褒貶。

至於他現在之參加考試，不過是：「其小得，蓋欲以具裘葛，養窮孤；其大得，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」。這時，崔立之因爲他三次失敗，拿獻玉者之「雖兩朋足不爲病」來勸慰他，他大不以爲然：「僕之玉固未嘗獻，而足固未嘗削，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」。

古文家的最大的毛病是不說真話，祇是裝腔做勢。所以他們的論文，多半是裝點門

面，祭文多半是宗教儀式的附屬，書札也多半是應酬敷衍。然而這篇「答崔立之書」卻是非常真摯的。張廉卿批評這封信是：「自行胸臆，信筆寫出，自然鬱勃雄勁，真氣動人，作家所不磨滅者實在於此」，這話是對極了。

自「答崔立之書」看來，二十八歲的韓愈在考試上雖不順利，但已經寫出不朽的散文，又已經確立不朽的抱負了。

六 掙扎

然而抱負是一回事，考試的失敗卻也終歸是失敗。韓愈是個文人，而不是聖人，因而他不能不憤憤，在失敗中求掙扎。

在這年的正月二十七日，有「上宰相書」。仍本他自我推薦的作法，請求宰相舉用他。這封信先引的是詩經、孟子，認為培養人才是最可稱道的事。誰該負這種責任呢？那就是君與相。至於他自己，則是一個標準的讀書分子，亦即理想的士，你看：「名不

著於農工商賈之版，其業則讀書著文，歌頌堯、舜之道。鷄鳴而起，孜孜焉亦不爲利。其所讀，皆聖人之書。楊、墨、釋、老之學，無所入於其心。其所著，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，抑邪與正，辨時俗之所惑。居窮守約，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，以求知於天下，亦不悖於教化。妖淫諛佞譸張之說，無所出於其中」。沒有一點不是正統。可是他現在的運命呢，「四舉於禮部乃一得，三選於吏部卒無成」，所以不得不上書了。他的看法很直接，他認爲國家既需要人才，士人也需要位置：「上之設官闕祿，必求其人而授之者，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；蓋將用其能，理不能；用其明，理不明者耳。下之修己立誠，必求其位而居之者，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；蓋將推己之所餘，以濟其不足者耳。然則上之於求人，下之於求位，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。……可舉而舉焉，不必讓（賈）其自舉也；可進而進焉，不必廢於自進也」。真像西洋人的作風！又爲使人根據成績決定用與不用起見，仍然是抄了若干篇文章，請宰相們審查。

殊不知在中國這種社會，是不適宜於這樣作法的，當時既無效果，後世還送了許多

罵。況且這時的宰相是趙憬、賈耽、盧邁，其中之一就是所謂賈滑州，他在二十三歲時已經上書而如石沉大海的了。

可是韓愈不死心，隔了十九日，就是二月十六日，又第二次上書。他說他像受了水火之災的人一樣，對任何人都想求救：「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，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，然後呼而望之也；將有介其側者，雖其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則將大其聲疾呼，而望其仁之也」。他更說：「古之進人者，或取於盜，或舉於管庫；今布衣雖賤，猶足以方於此」，意思是：難道自己還不夠一個強盜麼？真是像他書中所謂「情隘辭感，不知所裁」了！

然而這封信仍是枉然，於是又隔了二十九日，即三月十六日，作第三次の上書。這一次沒有引詩經、孟子，卻提出周公一食三吐哺、一沐三捉髮之說。他說難道你們宰相比周公還高明嗎？周公還那樣虛心求才，你們爲什麼拒而不納？國家的政治，難道也真正到了不需要人才的時候了麼？韓愈舉出：「天下之賢才，豈盡舉用？姦邪讒佞欺負之

徒，豈盡除去？四海豈盡無虞？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，豈盡賓貢？天災時變，昆虫草木之妖，豈盡銷息？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，豈盡修理？風俗豈盡敦厚？動植之物，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，豈盡得宜？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，豈盡備靈？」否則就不該對人才這樣冷淡，就不該讓韓愈「壽再上而志不得通，足三及門而關人辭焉！」再說，他這樣急於求仕，是學孔子，不過孔子是在不統一的春秋時代，一國不用，可以去舅一國，現在不然：「今天下一君，四海一國，舍乎此，則夷狄矣，去父母之邦矣」，斷斷不能到夷狄那兒去做官啊！還有一個出路是到山林裏去，可是這在韓愈也作不到。因爲：「山林者，士之所獨善自養，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；如有憂天下之心，則不能矣」。韓愈的態度雖若可笑，然而實情。他的民族本位思想在這裏，他的入世思想在這裏。後來排佛，也不外一則因爲那是「夷狄之法」，二則因爲那是「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」，在韓愈正是前後一貫的。

然而說什麼，也是沒有反響。於是，只好在這年的五月，收拾行李，離開京師長安

而東歸了。因此他的遊學生活，算告了小小段落。

他在京師時的窮困情形，後來隔了四五年，纔在給李翱的一封信裏說出來：「僕在京城八九年，無所取資，日求於人，以度時月；當時行之，不覺也。今而思之，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，不知何能自處也」。所以他那三上宰相書的急遽，就更可原諒了。

七 東行

韓愈住了將近十年的京師長安，只好在失望中、感慨多端地離開了。

他的路線是東行，先過了潼關。在路上看見有拿着白鳥、白鸚鵡要西去呈獻給天子的，路上的人都避開，甚而沒有敢正視的，韓愈因此很感觸了，覺得「今是鳥也，惟以羽毛之異，非有道德智謀，承顧問，贊教化者，乃反得蒙採擢薦進，光耀如此」，於是作感二鳥賦。主旨是：「遭時者，雖小善必達；不遭時者，累善無所容焉」。可是他仍然很自信，所以他說：「蓋上天之生余，亦有期於下地」，而且年華方富，不必絕望，

因而就「幸年歲之未暮，庶無羨於斯類」了。

由潼關再東行，回到老家沁陽。在這裏，產生了他一篇不朽的散文「畫記」。這篇文章的好處，不只在前半篇記載多少人物及多少馬牛的詳盡和縝密（所以有人說像考工記），也不只在他形容各種動作的語彙之豐富，於以見筆力之大；我卻覺得尤其難得的，是在其中有一種趣味和胸襟。他這張畫是去年（貞元十年，二十七歲）在京師時，和獨孤申叔簪棋贏來的，本來愛不忍釋，到了家以後，逢巧有一次談到畫品了，他就拿出來和大家鑑賞着。誰知道座中有位姓趙的，見了十分傷心，原來就是他自己手摹的，後來喪失在福建，已經二十多年了，時常還記掛在心上。他要求再讓人重摹一下吧，他自己已經沒有這番氣力了。韓愈聽了，十分同情，便立刻慷慨地贈給了趙君。但是他自己又何嘗不愛惜？所以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，而時觀之，以自釋焉」。這樣一來，就是前面那像十分科學又十分枯燥的記述，也頓然有一番情趣了。這真是一篇好文章！（原文見附錄六）。

在家裏沒住了多久吧，就又到了東都洛陽。在洛陽東三十里偃師尸鄉的地方，有田橫墓，這是韓愈從沁陽到洛陽所必經的，他當時作有「祭田橫墓文」，也是一篇傑作：

貞元十一年九月，愈如東京，道出田橫墓下。感橫義高能得士，因取酒以祭，爲文而弔之。其詞曰：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，余不自知其何心；非今世之所稀，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？余旣博觀乎天下，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！死者不復生，嗟余去此其從誰！當秦氏之敗亂，得一士而可王，何五百人之擾擾，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？抑所寶之非賢，亦天命之有常！昔闕里之多士，孔聖亦云其遑遑；苟余行之不迷，雖顛沛其何傷！自古死者非一，夫子至今有耿光！踞陳辭而薦酒，魂髣髴而來享！

全文不滿二百字，可是含義豐富極了，感慨是多方面的，文情是曲折的。他先是羨慕，後是疑惑，但又認爲當然，最後卻又仍是贊譽了。這唱歎式的抒情筆調，又這樣峯迴路轉，恐怕只有司馬遷纔能夠！其中富有青春的活力，是更不用說的了。就風格論，另一

傑作「伯夷頌」或亦同時作。

在求仕上失敗的韓愈，在文章上未始沒有補償。有趣的是：這些文章在未絕望於仕進時，終於未寫得出。二十八歲這一年，也可以說是他的文思自實際生活的考驗中解放出來的一年呢。

在他生活的第二期，使我們看到了他的文章已經確立不朽的地位，他的入世救世的熱誠也已經表露，同時他的友誼生活（這在他是很重要的），也以十九年入京師而開端了。夢幻的童年，現在開始轉而為面對着頑強的現實生活之壓迫了。

八 初入仕途

韓愈從政的機會終於到了！是在貞元十二年（公元七九六），韓愈二十九歲了，董晉在七月當了宣武節度使，韓愈跟着到了開封。至於韓愈如何到了董晉的幕中，是自願抑被約，我們都不曉得。董晉所管的地方，稱為陳留郡，有汴、宋、毫、潁四州，包括

現在河南東部和安徽西北部。屯兵有十萬。

韓愈初到時，好像沒有正式的名號。正式得到「汴宋毫穎等州觀察推官」的任命，恐怕是貞元十四年，韓愈三十一歲的時候。所以一般人都認為那纔是韓愈始宦之年。但我們現在注重他實際上生活的變換，於是選以二十九歲爲他第三期的生活的開始。這就是所謂成熟時期，是他生活上較長的一期。

董晉這個人是穩重而有膽識的。曾當過使回紇的隨員，敢侃侃對外人交涉，曾勸說過李懷光，分散了朱泚的勢力，後來又做了五年的宰相。這時汴州多事，先是劉立佐死了，他的兒子劉士寧代之，因爲畋游無度，在畋游時便被部將李萬榮趕走了。李萬榮的部將韓惟清、張彥林又作亂，幾乎又把李萬榮殺了。過了三年，李萬榮得了瘋病，他的兒子又想學劉士寧，自己世襲，卻被監軍使俱文珍和部將鄧惟恭捕解到京師。這時李萬榮也死了，就由鄧惟恭暫代。就是這時，董晉受命爲宣武節度使，由韓愈等做了隨員，毅然入汴的。

他們並沒有帶武力。到了鄭州，也沒有人來迎。這時就有人勸他停止前進，觀觀風頭吧，更有從汴州出來的人，也說以不去爲妙。但是董晉都不聽，宿在田野裏，仍然前去。過了中牟，有來迎的了；第二天鄧惟恭和其他將領也露面了，於是遂進了開封城。其實鄧惟恭也很想盤據作亂，因爲他們來得太快，沒有準備得及。鄧惟恭慢慢見出董晉並沒有害己之心，也就安了，從前因爲幾次叛亂的結果，主管的人對部下，一次一次的加高待遇，鬧得士卒非常驕縱。到了鄧惟恭時，便只好在戒備上加嚴，公庭上都滿布挾弓執劍之人，又時時勞以酒肉。董晉一到，立刻把這些戒備撤除，境內反而太平了！

韓愈在開封幕中的第二年，在春天曾作有「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」，這是一篇應酬文字，不足重視。不過俱文珍是一個宦官，後來在政爭上極重要，韓愈後日的進退，無受他的牽連處。到了這年的七月，韓愈因病退休，曾作有「復志賦」。前半敘述他幼年以至現在三十歲的生涯，後半說他在董晉這裏也不得意：「固余異於牛馬兮，寧止乎飲水而求芻？伏門下而默默兮，竟歲年以康娛」。他願意作一番事業，不願意只安於一

種職業生活。初入社會的青年，往往責任心強，不願意吃閒飯：「昔余之約吾心兮，誰無施而有獲！嫉貪佞之滯濁兮，曰吾其既勞而後食」。假如吃閒飯，還不如辭去職業生活，或就一種卑賤的職業，以換得自由呢：「苟不內得其如斯兮，孰與不食而高翔？抱關之阨陋兮，有肆志之揚揚。伊尹之樂於畎畝兮，焉富貴之能當？」他直然有陶潛的今是昨非之感：「往者不可復兮，冀來今之可望！」

從這裏看，韓愈也未嘗沒有恬退之想。這一受挫折就思退，是和前些時在京師的蹙進狀，同爲青年時期之純真的表現。這樣，我們就不惟不覺得他三上宰相書爲可厭，而且覺得可愛——一個不知世間艱辛的青年的可愛了！

貞元十四年（公元七九八），是公認爲韓愈始宦之年。因爲這一年他纔有正式的任命，當了推官。這時他是三十一歲。我們不曉得他在「復志賦」中所發的牢騷是否和沒有正式的任命相關，但是我們知道他現在是又在汴州募中了。這一年他作有「天星送楊凝郎中贊正」一詩、「汴州東西水門記」、「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」。三篇都是應酬之

作，詩最無可觀，碑文不過作到潔淨，可注意的倒是「水門記」。吳至父批評這文說：「此但用東漢金石體，而駿邁完固，乃古今無類；學韓公不從此入，不能得其雄峻」。從前包世臣說字有碑帖之別，我學得文章亦然。金石之文，就是所謂碑；抒情之作，就是所謂帖。韓愈的文，因為是兼具碑帖兩種性質（略偏重於碑）的，所以成就最大。但這是單就文章的技術看如此，就內容看，就學得他究竟表現情趣和思想的太少了（不過這是機會的問題，我們對他只有原諒和同情）。「水門記」也只好以技術觀之而已。

九 徐州小住

剛得了正式任命的第二年，春天二月二日，董晉卻死了！

董晉駐汴以來，屢次請朝，不許。後來生病了，又請，並說：「人心易動，軍旅多虞；及臣之生，計不先定，至於他日，事或難期」，但仍不許。到了他快死的時候，便叮囑他的兒子，三天就裝殮起來，一裝殮起來，就馬上走。果然在他裝殮好了，離開開

封的第四天，兵就叛亂了，把新的宣武軍節度使陸長源等也殺了。董晉之老成謀國和判斷事情的明哲，在這最後一幕還可見之。

關於汴州之亂，韓愈有詩詠道：「汴州城門朝不開，天狗墮地聲如雷。健兒爭誇殺留後（陸長源），連屋累棟燒成灰。諸侯咫尺不能救，孤士何者自興哀」。又一首道：「母從子走者爲誰？大夫夫人留守兒。昨日乘車騎大馬，坐者起趨乘者下。廟堂不肯用干戈，嗚呼奈汝母子何！」後兩句是責備朝廷的姑息的。

韓愈本來跟着董晉的靈柩到了洛陽，這時聽說汴州亂了，便轉回來。他這時已經結了婚，妻子還留在開封，女孩也還在吃奶，他焦急萬狀，幸好路上得知她們已經從開封坐船逃難到徐州了。

他於是也趕到了徐州。那時所走的路線是：先到了孟津，又逢到當河陽節度使的李元，被邀入駐紮的地方沁縣休息了一日，渡過汜水（成臯縣），經過杞縣，到了二月底，到達徐州的南界。他在「此日足可惜贈張籍」一詩裏，有一段是記述這一次的行役

的：

……閔子高第日，正從相公喪。哀情逢吉語，恂悅難爲雙。暮宿偃師西，徒展轉在牀。夜聞汴州亂，遶壁行徬徨。我時留妻子，倉卒不及將。相見不復期，零落甘所丁。驕女未絕乳，念之不能忘。忽如在我所，耳若聞啼聲。中途安得返，一日不可更。俄有東來說，我家免罹殃。乘船下汴水，東去趨彭城。從喪朝至洛，還走不及停。假道經盟津，出入行澗岡。日西入軍門，羸馬顛且僵。主人願少留，延入陳壺觴。卑賤不敢辭，忽忽心如狂。飲食豈知味，絲竹徒轟轟。平明脫身去，決若驚鳧翔。黃昏次汜水，欲過無舟航。號呼久乃至，夜濟十里黃。中流上灘渾，沙水不可詳。驚波暗合沓，星宿爭翻芒。轅馬躑躅鳴，左右泣僕童。甲午憩時門，臨泉窺門龍。東西出陳許，陂澤平茫茫。道邊草木花，紅紫相低昂。百里不逢人，角角雄雉鳴。行行二月暮，乃及徐南疆。……

這時在徐州的節度使是張建封。照韓愈「與孟東野書」上說：「去年春，脫汴州之亂，

幸不死，無所於歸，遂來於此，主人與吾有故，哀其窮，居吾於符離隄上（現在安徽宿縣之地），似乎張建封是他的老朋友，但什麼時候認識的，我們卻不知道了。

在這裏，到了秋天，他就不耐煩了，想要離去。張建封便把他奏爲節度推官，他只好留下了。當時張籍去看他，不久又告別，所以他作有「此日足可惜贈張籍」。張籍是孟郊所稱道給韓愈過的，他在汴州的時候，又經過韓愈的手，考中爲進士。韓愈在詩裏說：「孔丘歿已遠，仁義路久荒。紛紛百家起，詭怪相披猖」，對於張籍是頗有所期待的。詩末則說到自己的生活，一般朋友的情況，並勉以發憤上進：

……僕射南陽公（卽張建封），宅我睢水陽。篋中有餘衣，盎中有餘糧。閉門讀書史，窗戶忽已涼。日念子來遊，子豈知我情？別離雖未久，辛苦多所經。對食每不飽，共言無倦聽。連延三十日，晨坐達五更。我友二三子，宦遊在西京。東野窺禹穴，李翱觀濤江。蕭條十萬里，會合安可逢？淮之水舒舒，楚山直叢叢。子又捨我去，我懷焉所窮！男兒不再壯，百歲如風狂。高爵尙可求，無爲守一鄉。

東野卽孟郊，李翱卽李習之，這都是韓愈十分要好的友人，在這裏，我們看到十分溫暖的友情。這「閉門讀書史」的生涯，貌似冷靜，但實際仍沒忘了「高爵尙可求」的壯志呢！古詩中原有「何不策高足，先登要路津？勿爲守貧賤，鬱軻常苦辛」，用意正和這相同。因爲真切，所以令人並不覺得鄙近，反而覺得生氣盎然！這也很可以給裝腔做勢、以文字爲遊戲的人一種反省了！

韓愈剛剛受了節度推官的任命，因爲有「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，皆晨入夜歸，非有疾病事故，輒不許出」的禁條，他很不以爲然，於是有「上張僕射書」，其中有這樣的話：

……古人有言曰：人各有能、有不能。若此者，非愈之所能也。抑而行之，必發狂疾。……凡執事之擇於愈者，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，必將有以取之；苟有以取之，雖不晨入而夜歸，其所取者猶在也。上之事上，不一其事；上之使下，不一其事，量力而任之，度才而處之，其所不能，不強使爲。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，爲

上者不得怨於下矣。……今之時，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，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，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。聞命而奔走者，好利者也；直己而行道者，好義者也。……若使隨行而入，逐隊而趨，言不敢盡其誠，道有所屈於己。天下之人，聞執事之於愈如此，皆曰：執事之用韓愈，哀其窮，收之而已耳。韓愈之事執事，不以道，利之而已耳。苟如是，雖日受千金之賜，一歲九遷其官，感恩則有之矣，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，則未也。……

文人本來是不能拘束的，善於用人的人，最好是一其所不能，不強使爲，否則真正的人才一定不能來，來的一定是逢迎無恥之徒了。韓愈無所不言的態度，是對的，但同時也可看出他在這裏的委屈了。

這時大概是李翱有信勸他離開這裏到京城去的吧，於是勾起了他一大頓牢騷，使他又構成了「與李翱書」的一篇傑作，他先說明因生活窮困之故而不能離去：

……僕之家，本窮空，重遇攻劫，衣服無所得，養生之具無所有；家累僅三十

口，攜此將安所歸託乎？捨之入京，不可也；挈之而行，不可也。……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？僕之所有，子猶有不知者，時人能知我哉！持僕所守，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，開口議論，其安能有以合乎？……

下面就說到倘提及從前在京城的苦況，就更寒心，而京城的知遇也太渺茫了。至於現在這地方，他原也不滿意：

……僕於此，豈以爲大相知乎？累累隨行，役役逐隊，飢而食，飽而嬉者也。其所以止而不去者，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。然所愛於我者少，不知我者猶多，吾豈樂於此乎哉？將亦有所病而求有息於此也。……

生活的困窘，他真切地感覺到了，他悟到「回也不改其樂」究竟還在有簞食和瓢飲：

……孔子稱顏回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彼人者，有聖者爲之依歸，而又有簞食、瓢飲足以不死，其不憂而樂也，豈不易哉！若僕無所依歸，無簞食，無瓢飲，無所取資，則餓而死，其不亦難乎！……

這話夠沈痛了！

一〇 再度西上

然而誰知道，就在這一年的冬天，他就真正得到了一個到京城的機會了，這就是張建封派他到京師去朝覲。

他在京師達到了一同考取進士的歐陽詹，歐陽詹也是從前梁肅所推薦給陸贄的八人之一。這時歐陽詹是國子監四門助教。歐陽詹見韓愈來了，便率領着那一般學生，向朝廷請求任命韓愈爲博士（相當於現在國立大學的教授）。這事雖沒成功，但頗見出韓愈在友輩中的信仰，以及歐陽詹的熱心和胸襟。助教比博士本差着幾個階級，但歐陽詹並不忌妬，卻情願爲韓愈奔走着，這是很難得的！

韓愈在第二年的春天，回到徐州了。這時他三十三歲。他憂念着去年討伐吳少城的干戈和水災，以及前年京師中的饑荒，自己又苦於沒有進言的機會，在徐州更加不如意

了，因而作「歸彭城」：

天下兵又動，太平竟何時？訐謨者誰子，無乃失所宜。前年關中旱，閭井多死
 饑。去歲東郡水，生民爲流屍。上天不虛應，禍福各有隨。我欲進短策，無由至彤
 墀。剝肝以爲紙，瀝血以書辭。上言陳堯舜，下言引龍夔。言詞多感激，文字少葳
 蕤。一讀已自怪，再尋良自疑。食芹雖云美，獻御固已癡。緘封在骨髓，耿耿空自
 奇。昨者到京師，屢陪高車馳。周行多俊異，議論無瑕疵。見待頗異禮，未能去毛
 皮。到口不敢吐，徐住俟其齷。歸來戎馬間，驚顧似驕雌。連日或不語，終朝見相
 欺。乘間輒騎馬，茫茫詣空陂。遇酒卽酪酊，君知我爲誰。

在這一年的三月，他有「與孟東野書」，說本是去年秋天就想離開的，現在決定今年秋
 天一定走掉，這信裏有真摯的友情，值得我們欣賞：

與足下別久矣！以吾心之思足下，知足下懸懸於吾也。各以事牽，不可合并。
 其於人人，非足下之爲見，而日與之處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。吾言之而聽者誰與？

吾唱之而和者誰與？言無聽也，唱無和也，獨行而無徒也，是非無所與同也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。足下才高氣清，行古道，處今世，無田而衣食，事親左右無違，足下之用心勤矣！足下之處身，勞且苦矣！混混與世相濁，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。足下之道，其使吾悲也！去年春，脫汴州之亂，幸不死，無所於歸，遂來於此。主人與吾有故，哀其窮，居吾於符離隄上，及秋將辭去，因被留以職事。默默在此，行一年矣！到今年秋，聊復辭去。江湖，余樂也；與足下終幸矣。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，期在後月，朝夕當來此。張籍在和州居喪，家甚貧，恐足下不知，故具此白，冀足下一來相視也。自彼至此雖遠，要皆舟行可至，速圖之，吾之望也。春且盡時，氣向熱，惟侍奉吉慶，愈眼疾比劇，甚無聊，不復一一。愈再拜。

孟郊、張籍、李翱，永遠是韓愈所常提在一起的。韓愈的情感很豐富，尤篤於友道。像這種流露他真面目的書札，比一般諛墓之作，高去萬萬。讓人見了。簡直像看到王羲之的片紙隻字那樣風流可愛！

信中雖說「及秋將辭去」，可是並沒到了秋天，就在五月十四日以前，已經離開徐州了。我們所以知道他離開徐州的時日者，是因為在五月十四日，他已經有在下邳題的李平之壁：

余始得李生於河中，今相遇於下邳，自始及今，十四年矣。始相見，吾與之皆未冠，未通人事，追思多有可笑者，與生皆然也。今者相遇，皆有妻子；昔時無度量之心，寧復可有？是生之爲交，何其近古人也！是來也，余黜於徐州，將西居於洛陽。汎舟於清冷池，泊於文雅臺下。西望商丘，東望修竹園；入微子廟，求鄒陽、枚叔、司馬相如之故文，久立於廟階間，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。隴西李翱、太原王涯、上谷侯喜，實同與焉。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。

李平是韓愈十九歲時的友人，當是在到京師以前所結識的。所謂清冷池、文雅臺、修竹園、微子廟，都在睢陽，在從前即是梁孝王的都城，在現在是商丘以南的地方。從本文看，知道他的結婚在十九歲到三十二歲之間。他說黜於徐州，似乎是被動出走，原因大

概不外「發言真率，無所畏避」吧。他走了後，張建封也死了，徐州也亂起來了。

他的目的地是洛陽。到了洛陽後，他的友人衛中行（字大受），高興他兩次脫禍，會給他信，於是他作書答報，並以儒家立場，說明窮通的道理：

大受足下：辱書爲賜甚大，然所稱道過盛，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？不敢當！不敢當！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，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而者，少近似焉。亦其心之所好耳！行之不倦，則未敢自謂能爾也。不敢當！不敢當！至於汲汲於富貴，以救世爲事業者，皆聖賢之事業，知其智能謀、力能任者也。如愈者，又焉能之？始相識時，方甚貧，衣食於人；其後相見於汴、徐二州，僕皆爲之從事，日月所入，比之前時，豐約百倍，足下視吾飲食衣服，亦有異乎？然則僕之心，或不爲比汲汲也。其所不忘於仕進者，亦將小行乎其志耳。此未易遽言也。凡禍福吉凶之變，似不在我。惟君子得禍爲不幸，而小人得禍爲恆。君子得福爲恆，而小人得福爲幸，以其所爲，似有以取之也。必曰君子則吉、小人則兇者，不可也。賢不

肖，存乎己；貴與賤，禍與福，存乎天；名聲之善，惡存乎人。存乎己者，吾將勉之；存乎天、存乎人者，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。其所守者，豈不約而易行哉！足下曰：命之窮通，自我爲之。吾恐未合於道。足下繳前世而言之，則知矣。若曰以道德爲己任，窮通之來，不按吾心，則可也。窮居荒涼，草樹茂密，出無驢屬，因與人絕。一室之內，有以自娛。足下喜吾復脫禍亂，不當安安而居、遲遲而來也。從這信裏，也可看出韓愈自信的長處及友輩的推許，都在交友忠誠上。同時他物質生活之簡約，以及浸潤於儒家教養者之深，也都流露在這裏了。

是這年的冬天，到了京師。

可是韓愈這一次到京，仍沒有什麼成就。因爲不得意，所以不久就又出京了。那失望的情緒，是表現在「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」一詩裏：

君門不可入，勢利互相推。借問讀書客，胡爲在京師？舉頭未能對，閉門聊自思。倏忽十六年，終朝苦寒飢。宦途意寥落，鬢髮坐差池。潁水清且寂，箕山坦而

夷。如今便當去，咄咄無自疑。

這裏所說的那樣幽境，就是指他的河南家鄉。和這同一標調的，是同時作的「送李愿歸盤谷序」。從前我讀此文時，不曉得他爲什麼把「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、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」和「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」兩相對照，一則認爲「吾非惡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」；一則認爲「我則行之」，雖託爲李愿之言，自己究竟也要有同感的吧。現在曉得他作的時日以及此時的心情，就一點也不奇怪了。他所謂「窮居而野處，升高而望遠，坐茂樹以終日，濯清以自潔。採於山，美可茹；釣於水，鮮可食」，還不是上面詩中所謂「潁水清且寂，箕山坦而夷」的嚮往麼？原來盤谷也是河南黃河以北，鄰近沁陽，卽濟原縣地。和韓愈要歸去的地方近在咫尺，當然他要「膏吾車兮秣吾馬；從子於盤兮，終吾生以徜徉」了！傳說這篇文字被蘇東坡看見，曾說：「歐陽公言晉無文章，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。余謂唐無文章，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。平生欲效此作，每執筆輒罷，因自笑曰：不若且教退之獨步！」這話也許有些過，

但我覺得韓愈這篇文章的好處乃在把駢文吸收入古文之中，而且後而所系的歌詞，使全文頓然有一種光彩，便化呆板爲典麗堂皇了（原文見附錄九）。

韓愈雖然不得意地歸去了，但他那裏是純粹甘於寂寞的人？我們當然不能說他之要出京歸家是作僞，然而同樣真實的，卻是他不能在家裏寂寞下去。因而在這年的冬天，就又到京師了。

一一 四門博士

這回卻好，是第二年（卽貞元十八年，公元八〇二，韓愈年三十五）春天，他成了四門博士了。三年前歐陽詹等的請求，竟像是一個預兆了！

從前所謂博士，並不是一個學位，乃是一種官職，它的職務是講學，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他在三十五歲的時候，第一次做了設在京城郊外的國立大學的教授。他的官職後來雖有不少的變換，但最常掛在他身上，卻還就是「教授」了。——學者初出處，

終還在做教書匠而已。

這次他略微得意了，受命爲博士之日，謁告歸洛，在途中和友人登華山，曾有很浪漫的的一幕。原來他因爲貪看風景，便跑到絕頂，但看看下不來了，又大哭起來，並且和家人寫下了遺書。後來華陰縣令聽說了，纔百般設法把他接下來。這事也頗有人認爲是傳說，但我覺得可能爲實事的。因爲韓愈的性格中，本有大部分浪漫氣息。再證之以後來「答張徹」的詩：

……洛邑得休居，華山窮絕徑。倚岩睨海浪，引袖拂天星。日駕此迴轄，金神所司刑（華山之神少昊，卽金神）。泉紳拖脩白，石劍攢高青。磴蘚澁拳跼，梯巖颯伶俜。傳。侮狂已昨指，垂誠仍鑄銘。……

留遺囑雖不見得，但告誡後人是一定有的，由華陰縣令接下來也未必真，但下來一定相當困難，韓愈在文中喜歡造奇句，在詩中愛用險韻，在大自然裏豈能放過華山的奇景？我嘗覺得泰山是雄，嶗山是秀，華山就是奇了，韓愈所形容的「倚岩睨海浪，引袖拂天

星」，「泉紳拖脩白，石劍攢高青」，「磴蘚滌拳跼，梯颿颯伶俜」，遊過華山的人一定會覺得再恰當也沒有了。

在洛陽未必休居多久，就又回到京師長安了。

這一年，他的作品有：「送陸歙州詩序」、「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」、「與崔羣書」、「施先生墓誌」、「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」等。在這數文中，「送陸歙州詩序」最少可觀；「施先生墓誌」是記一個在大學裏服務十九年的老教授施士巧的生平；「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」是記的北平莊武王馬遂之長子馬彙，他從前應考進士時，因為十分窮困，曾在他家裏住過吃過很久，所以現在文中有「愈既世通家，詳聞其世系事業」的話；「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」雖也是應酬之作，但非常閑暇雍容，下面單舉一段：

……罇俎既陳，肴羞惟時。醴醑序行，獻酬有容。歌風雅之古辭，斥夷狄之新聲。褒衣危冠，與與如也。有儒一生，魁然其形；抱琴而來，屣階以昇。坐於罇俎

之南，鼓有虞氏之南風，廣之以文王、宣父之操；優游夷愉，廣厚高明。追三代之遺音，想舞雩之詠歎。及暮而退，皆充然若有得也。……

我們驚訝的是韓愈風格之豐富，簡直像司馬遷！他的筆是有可塑性的，隨着內容的不同而異其筆調！至於「與崔羣書」一文，那又是他所擅長的抒情之作，鬱勃淋漓，真氣盎然，信筆所書，已非凡品了。崔羣也是和韓愈同時考取的進士，那次所謂「龍虎榜」上的人物。書中說到韓愈一般的友誼生活：

……僕自少至今，從事於往還朋友間，一十七年矣。日月不爲不久，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，非不多，其相與如骨肉者，亦且不少，或以事同，或以藝取，或慕其一善，或以其久故。或初不甚知，而與之已密，其後無大惡，因不復決捨。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，而於己已厚，雖欲悔之不可。凡諸淺者固不足道，深者止如此。

……

可知韓愈永遠是有羣的生活的人。所以他能有號召，能成派，再加上煽動的筆鋒、雄辯

的詞令，古文運動之成功於韓愈之手，不偶然的。他寫這信的時候三十五歲，所謂往還朋友間十七年，就是指十九歲初至京師時便開始他的友誼生活了。這十七年間已認識千百人，確不算少。其中所謂「初不甚知，而與之已密，其後無大惡，因不復決捨」，以及「於己已厚，雖欲悔之不可」，都可見出韓愈對摯友人的篤厚。有的詩人愛孤寂，有的詩人的好羣，韓愈卻是後者，他之處處爲入世的，在這裏又可看出一點消息了。

這封信的下半，爲怕崔羣以爲他太愛交友，不置黑白於胸中，便特別說明對於崔君的認識。最後則是說到自己的健康，以及自己對於北國的留戀：

……僕無以自全活者，從一官於此，轉困窮甚，思自放於伊潁之上，當亦終得之。近者尤衰憊，左車第二牙，無故動搖脫去；目視昏花，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。兩鬢半白，頭髮五分亦白其一，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。僕家不幸，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，如僕者，又可以圖於久長哉！以此忽忽，思與足下一道其懷。小兒女滿前，能不顧念！足下何由得歸北來？僕不樂江南，官滿便終老嵩下；足下可相就，僕不

可去矣。珍重自愛，慎飲食，少思慮，惟此之望！愈再拜。

韓愈是北方之強，文章中時有雄直之氣，也恰是這種精神的表現，他之不樂江南，是當然的。很奇怪的是，一人的精神每每並不與體質相並行，他在前三年與孟東野的信上已經說起「眼疾比劇甚」了，現在卻在眼疾外，又加上牙落鬚白，那裏像正在壯年，又那裏像寫氣勢磅礴的文章的大作手呢？

一二 送孟東野序

在當四門博士的第二年，韓愈的朋友楊凝死了，這是他在洛陽董管幕中的同事，加上前一年四月，陸參又死了，陸參就是他在前年二月十八日還作過「送陸欽州詩序」的陸欽州，他曾向陸參薦過侯喜的，於是這時便作了一首一併哭他們兩個的詩：

人皆期七十，纔半豈蹉跎？併出知己淚，自然白髮多。晨興爲誰慟？還坐久滂

沱。論文與晤語，已矣可如何！

因爲他這一年三十六歲，所以說七十纔半。

他又作有「送孟東野序」，這是一篇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，不能不錄：

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：草木之無聲，風撓之鳴。水之無聲，風蕩之鳴。其躍也或激之，其趨也或梗之，其沸也或炙之。金石之無聲，或擊之鳴。人之於言也亦然。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懷。凡出乎口而爲聲者，其皆有弗平者乎？樂也者，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，物之善鳴者也。維天之於時也亦然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，是故以鳥鳴春，以雷鳴夏，以蟲鳴秋，以風鳴冬。四時之相推奪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？其於人也亦然。人聲之精者爲言，文詞之於言，又其精也，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其在唐虞，咎、陶禹，其善鳴者也，而假以鳴。夔弗能以文詞鳴，又自假於韶以鳴。夏之時，五子可以其歌鳴。伊尹鳴殷。周公鳴周。凡載於詩書六藝，皆鳴之善者也。周之衰，孔子之徒鳴之，其聲大而遠。傳曰：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其彘信矣乎！其末

也，莊周以其荒唐之詞鳴。楚，大國也；其亡也，以屈原鳴。臧孫宸孟軻、荀卿、以道鳴者也。楊朱、墨翟、管夷吾、晏嬰、老聃、申不害、韓非、慎到、田駢、鄒衍、尸佼、孫武、張儀、蘇秦之屬，皆以其術鳴。秦之興，李斯鳴之。漢之時，司馬遷、相如、揚雄，最其善鳴者也。其下魏、晉氏，鳴者不及於古，然亦未嘗絕也。就其善者，其聲清以浮，其節數以急，其詞淫以哀，其志強以肆。其爲言也，雜亂而無章，將天醜其德，莫之顧邪？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？唐之有天下，陳子昂、蘇源明、元結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觀，皆以其所能鳴。其存而在下者，孟郊、東野，始以其詩鳴。其高出魏、晉，不懈而及於古，其他浸淫乎漢氏矣。從吾遊者，李翱、張籍其尤也。三子者之鳴，信善矣。——抑不知天將和其聲，而使鳴國家之盛耶？抑將窮餓其身，思愁其心腸，而使自鳴其不幸耶？三子之命，則懸乎天矣。其在上也奚以喜？其在下也奚以悲？東野之役於江南也，有若不釋然者，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。

這時東野爲溧陽尉，溧陽在江蘇南部，靠近宜興。韓愈這文本是安慰朋友的，然而我們覺得其中的意義卻實在豐富極了！這不啻是用「不平則鳴」的觀點所看的一部上古文學史，其中對六朝的看法，可以認爲是古文派對他們的正式交鋒。往遠處說，也許韓愈這意見就是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繼承。然而我們覺得在這裏已有了長足的進步：一是司馬遷只限於說人，沒有擴大到自然，現在韓愈這說法纔構成了一種形而上學的根據；二是司馬遷所謂發憤著書，並沒有在負荷這種使命上有明確的選擇之意，韓愈則認爲必須擇其善鳴者而使之鳴，這包括「才」，所以夔就不能以文詞鳴；又包括「德」，所以魏晉就「亂雜而無章」。擇善而鳴，這就是天才爲時代的象徵之說；或鳴國家之盛，或自鳴其不幸，都認爲懸乎天，則是創作家之反映時代爲被動之說；至於人聲之精者爲言，言之精者爲文詞，尤其合乎現代對語文的看法。本文之超特峭宕，是更不用說了。它是一篇好批評文字，也是一篇好文藝創作。

在同年作的「與陳給事書」中，曾提到「送孟郊序一首，生紙寫，不加裝飾」，可

知他是很愛此文的，所以急於呈給人看了。書中又有「道不加修，而文日益有名」語，前者自然是謙詞，後者卻怕是實況。他現在已走入成熟的路途中了。

就在這一年的正月到五月，因為關中缺雨，德宗曾下令停止禮部和吏部的考試，韓愈爲人才計，曾上疏力爭。他說連考生和考生所帶的僮僕算上，不過當京師人口百分之一，決不當因爲糧食恐慌而罷選舉，至於其他的害處卻可使遠近驚惶，人士失業；假若講迷信，則人之失職，更足以致旱了。最後他說：「以臣之愚，以爲宜求純信之士，骨鯁之臣，憂國如家，忘身奉上者，超其爵位，置在左右；如殷高宗之用傅說，周文王之舉太公，齊桓公之拔甯戚，漢武帝之取公孫弘。清閑之餘，時賜召問，必能輔宣王化，銷殄旱災」。我們不曉得這疏上去以後當時有無反響，但知道在次年，卻終於把貢舉停了！「子產不毀鄉校頌」當爲此時作。

這時不知爲什麼，韓愈的四門博士官忽然被罷了。後來又不知爲什麼又遷爲監察御史。在青黃不接的中間，有「上李尚書書」，李是李實。其中說李實「赤心奉上，憂國

如家」，末後又以文章十五篇，爲謁見之資。不用說，這是因爲求差事，不免恭維幾句的。後來韓愈撰「順宗實錄」，曾說李實「恃寵強愎，不顧文法，是時春夏旱，京畿乏食，實一不以介意，方務聚斂徵求，以給進奉。每奏對，輒曰：今年雖旱，而穀甚好。由是租稅皆不免。人窮至壞屋賣瓦木，貸麥苗以應官。……陵轢公卿以下，隨喜怒誣奏遷黜，朝廷畏忌之。嘗有詔免畿內逋租，實不行用詔書，徵之如初。勇於殺害，人吏不聊生。至譴，市里譁呼，皆袖瓦礫遮道伺之，實由問道獲免」。這恐怕纔是李實的真面目，和信上所諛，判若兩人。這自然是因爲真正著述與應用書信的不同而然，可是韓愈往往因耐不住貧賤，就枉尺直尋，雖於整個人格無損，但不免爲人所譏了。

在貞元十九年七月，他猶任博士之職，這是由「論今年權停舉選狀」可以推知的。他的失官恐怕也沒有多久。因爲他遷爲監察御史後，還在繼續上疏，論天旱人饑呢。他爲人民的疾苦呼籲着，說應該免稅：

……上恩雖弘，下困猶甚。至聞有棄子逐妻，以求口食；拆屋伐樹，以納稅

錢：寒餒道塗，斃路溝壑。有者皆已輸納，無者徒被追徵。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見，陛下之所未知者也。……況此無辜之人，豈有知而不救？又京師者，四方之腹心，國家之根本，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。今瑞雪頻降，來年必豐，急之則得少而人傷，緩之則事存而利遠。伏乞特勅京兆府，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（應納而未納的意思）徵未得者，並且停徵。容至來年蠶麥，庶得少有存立。臣至陋至愚，無所知識，受恩思效，有見輒言。……

一片惻隱之心，躍然在紙上。韓愈雖每急於求官，爲人詬病，但是他得官之後，卻總是不計得失，作些事情，這也就夠令人敬愛的了。然而這回上疏，不惟未被採納，反而貶了官。中間作梗的人，也許就是李實等。上次的上書，說不定也是早曉得李實之險詐，不得不敷衍或疏通一下。

一三 陽山之貶

韓愈這一次被貶，是貶到陽山，陽山在廣東的西北部，靠近廣西。這乃是他生平第二次到廣東。

當時和韓愈一同上疏的，還有張署。後來韓愈在「祭河南張員外文」（即祭張署）中，曾說：「貞元十九，君爲御史。余以無能，同詔并跽。君德渾剛，標高揭己。有不吾如，唾猶泥滓。余贛而狂，年未三紀。乘氣加人，無挾自持。彼婉孌者，實憚吾曹。側肩帖耳，有舌如刀。我落陽山，以尹鼯猯。君飄臨武，山林之牢」。一個貶在陽山，一個貶在臨武。臨武在湖南省的最南部。這就是他們仗義執言的代價！所謂「彼婉孌者」，注家大半說是指李實。像李實這種小人，避也不行，捧也不行，到底吃了他的虧了。

韓愈被貶的原因，是不是只因爲上疏免租，爲小人所藉口呢？似乎還不止此。照舊的史文講，他的被貶是因爲上疏論宮市。宮市就是宮中開設的商店，宦官購物，挑剔餘欠，往往使人不堪其擾。韓愈大概是論宮市的設立之不當的吧，據說德宗大怒，所以把

韓愈貶爲陽山令了。然而這論宮市的疏是不傳了，我們也不曉得他措詞激烈到什麼地步了。

假若依他後來作的「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」詩看，則：

……或自疑上疏，上疏豈其由？是年京師旱，田畝少所收。上憐民無食，征賦半已休。有司恤經費，未免煩徵求。富者既云急，貧者固已流。傳聞閭里間，赤子棄渠溝。持男易斗粟，掉臂莫肯酬。我時出衢路，餓者何其稠。親逢道邊死，佇立久啣憂。歸舍不能食，有如魚中鉤。適會除御史，誠當得言秋。拜疏移關門，爲忠甯自謀？上陳人疾苦，無令絕其喉。下陳畿甸內，根本理應優。積雪驗豐熟，幸寬待蠶麤。天子惻然感，司空歎綢繆。謂言卽施設，乃返遷炎州。同官盡才俊，偏善柳與劉，或虛語言洩，傳之落冤讎。二子不宜爾，將疑斷還不。……

中間所說，與「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」完全符合，問題乃在「同官盡才俊，偏善柳與劉。或虛語言洩，傳之落冤讎」上。柳是柳宗元，劉是劉禹錫。他們未嘗不是韓愈的好

朋友。然而這時因為政治上的分化，卻和韓愈立在敵對的地位。原來在德宗末年，王叔文等已經得勢，他們準備後來把持政權，曾團結韋執誼、陸贄、呂溫、李景儉、韓曄、韓泰、陳諫、劉禹錫、柳宗元等十餘人，結為死黨。劉禹錫、柳宗元這時都在三十歲左右，比韓愈還年輕，恰也是銳意進取的時候，所以便被王叔文所羅致了。照我們現在公平地看，唐時的政治在這時已有士人與宦官的對立，王叔文等是要奪取宦官的權勢的，到後來（永貞元年，公元八〇五，時韓愈年三十八）令范希朝、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，就是一個具體的表現，但卻卒被宦官打倒，憲宗由宦官俱文珍等而擁立，劉禹錫、柳宗元等便也隨而敗退了，韓愈卻是俱文珍一派，他在三十歲居汴時即有「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」，因為這種政治黨派的分野，所以韓愈在王叔文、劉禹錫、柳宗元等俱勢時便被貶了。

韓愈更在「憶昨行和張十一」一詩中說：「王叔文未揃崔州熾，雖得赦宥恆愁猜」。還是王叔文，文是王叔文，崔州即韋執誼，這次之貶，是受他們的唆便，越發可瞭然了。

至於兩派的是非，我們現在也很難輕易判定，因為王叔文的為人雖狹小奸詐，但未必不是想革除官官的把持；反之，宦官一派，也未必不是要維持中央威權。其中為我們所不知道的內幕還太多，我們現在只能說韓愈這次被貶是政黨的原因居多，雖是好友如劉禹錫、柳宗元也在反對的陣線之中，便夠了。因為是政爭，所以說「上疏豈其由」了。

然而無論如何，韓愈的被貶是冤枉的，懲罰與過失並不相當，況且也根本說不上過失！因此他在「岳陽樓別竇司直」一詩中說：

……愛才不擇行，觸事得譏謗。前年出官由，此禍最無妄。公卿採虛名，擢拜職天仗。姦猜畏彈射，斥逐恣欺誑。……

他被斥逐的時候是在貞元十九年（公元八〇三，三十六歲）的冬天。當時的情況以及到陽山後的感應，是見之於「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」的中段：

……中使臨門遣，頃刻不得留。病妹臥牀褥，分知隔明幽。悲啼乞就別，百請不領頭。弱妻抱稚子，出拜忘慚羞。僮僮不迴顧，行行詣連州。朝為青雲士，暮作

白首，南山季冬月，冰凍絕行軻，春風洞庭浪，出沒驚孤舟。逾嶺到所任，低顏奉君侯。酸寒何足道？隨事生瘡疣。遠地觸途異，吏民似猿猴。生瘳多忿恨，辭舌紛嘲調。白日屋簷下，雙鳴鬥鶻鷗。有蛇類兩首，有虫羣飛游。窮冬或搖扇，盛夏或重裘。颶風最可畏，訇哮簸陵丘。雷霆助光怪，氣象難比侔。癘疫忽潛遶，十家無一瘳。猜嫌動置毒，對案輒懷愁！……

廣東在那時還沒十分開化，所以說來森森然！從這詩中所說，知道他是第二年春天到了陽山的。「祭河南張員外文」（原文見附錄一〇）中一段，也是敘他途中的經歷的：

……歲弊寒兇，雪虐風饑，顛於馬下，我泗君咷。夜息南山，同臥一席。守隸防夫，舐頂交跣。洞庭漫汗，粘天無壁。風濤相歷，中作霹靂。追程盲進，飄船箭激。南下湘水，屈氏所沈。二妃行迷，淚蹤染林。山哀浦思，鳥獸叫音。余唱君和，百篇在吟。君止於縣，我又南隸。把觥相飲，後期有無！期宿界上，一又相

語。……

張員外即張署，他們同時被貶，張署貶在湖南南部的臨武，所以說：「君止於縣，我又南隸」，他們只同了一段的路程而已。

在實際生活上的失意，卻往往是在創作方面有豐富的收穫的好機會。韓愈這一次陽山之貶，無論在路上或到陽山後，都有很多佳什。如「湘中」：

猿愁魚涌水翻波，自古流傳是汨羅。蘋藻滿盤無處奠，空聞漁父叩舷歌。

正是上文所謂「南下湘水，屈氏所沈」的情調。如「貞女峽」：

江盤峽束春湍豪，雷風驟鬪魚龍逃。懸流轟轟射水府，一瀉百里翻雲濤。漂船
擢石萬瓦裂，咫尺性命輕鴻毛！

就是到了湖南南部桂陽縣時所見的風光。快到陽山縣了，則有「次同冠峽」二首，其一
是：

今日是何朝？天晴物色饒。落英千尺墮，遊絲百丈飄。泄乳交巖脈，懸流揭浪
標。無心思嶺北，猿鳥莫相撩。

其二是：

南方二月半，春物亦已少。維舟山水間，晨坐聽百鳥。宿雲尚含姿，朝日忽升
曉。罽毼威和鳴，囚拘念輕矯。潺湲淚久迸，詰曲思增繞。行矣且無然，蓋棺會乃

了！

又有「宿籠宮灘」一首：

浩浩復湯湯，灘聲抑更揚。奔流疑激電，驚浪似浮霜。夢覺燈生暈，宵殘雨送
涼。如何連曉語？一半是思鄉。

沒有一首不是上乘之作。寫景有它的幽趣，抒情有它的纏綿。黃庭堅尤其傾倒後一首，
曾說：「退之裁聽水句，尤見工，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，非諳客裏夜臥，飽聞此聲，
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？」假若不是被貶，那裏會有這樣好詩？

韓愈是喜歡有羣的生活的，他的人格也是有吸引力的。所以在陽山一安定下來，便
立刻獲得了一些新的友人，此中大部分是青年。他在「縣齋讀書」一詩中，一面說他的

生活是：「青竹時默釣，白雲日幽尋」，然而同時卻也「詩成有共賦，酒熟無孤斟」。所以他到了陽山後，已經淡薄了怨尤的氣氛，反而覺得「出宰山水縣，讀書松桂林。蕭條捐末事，邂逅得初心」了！

這些環繞他周圍的青年，有劉師命，他作有「聞梨花發贈劉師命」；

桃蹊惆悵不能過，紅豔紛紛落地多！聞蘧郭西千樹雪，欲將君去醉如何？

又有「梨花下贈劉師命」、「劉生」等。另外還有一位區册，他作有「送區册序」：

陽山，天下之窮處也。陸有丘陵之險，虎豹之虞。江流悍急，橫波之石，廉利倅劍戟。舟上下失勢，破碎淪溺者，往往有之。縣郭無居民，官無丞尉，夾江荒茅篁竹之間，小吏十餘家，皆烏言夷面；始至，言語不通，畫地爲字，然後可告以出租稅，奉期約，是以賓客遊從之士，無所爲而至。愈待罪於斯，且半歲矣！有區生者，誓言相好，自南海挈舟而來。升自賓階，儀觀甚偉，坐與之語，文義卓然。莊周云，逃空虛者，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。況如斯人者，豈易得哉？入吾室，聞詩書

仁義之說欣然喜，若有志於其間也。與之翳嘉林，坐石磯，投竿而漁，陶然以樂。若能遺外勢利，而不厭乎貧賤也！歲之初吉，歸拜其親，酒壺既傾，序以識別。

就文中所說看，區生恐怕是平平的，只因上半故意形容貶地的蠻陋，便把區生襯成一個可親敬的人物了。此篇文字極幽峻，方望溪、張廉卿等都一致認為是逼近柳柳州的一種文境。劉海峯說：「昌黎陽山後，文字尤爲高古」，實際生活的不幸正是這樣作育一個文人！大抵所謂古文運動，約可分爲四期：一是古文運動前期，即孟子、司馬遷一般人業已作着古文而不意識到是古文的時代；二是古文運動初期，即韓愈等有意識的倡導，並確立古文運動的基礎的時代；三是古文運動盛期，即歐、蘇諸人出，使古文入於定型化的時代；四爲古文運動末期，即方、姚等出來，把古文只剩了形式而內容漸就枯萎的時代。曾滌生、張廉卿等對古文的了解雖深徹，然而已是入於鑑賞和批評，古文藝術的本身卻已經過去了。無疑地，韓愈在此中是第一把交椅！而他文章的成熟期也就在陽山之貶前後——精力最壯旺的時候！

他這時的交遊中，卻也有方外之人。很有趣的是，韓愈和他們一方面很有友情，但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則持鄙夷和敵對的神氣。如送「自來連州寺，曾未造城闌」的惠師，即說：「吾言子當去，子道非吾遵。江魚不池活，野鳥難籠馴。吾非西方教，憐子狂且醇。吾姓墮游者，憐子愚且諄。去矣各異趣，何爲浪霑巾！」又如送「戰詩誰與敵，浩汗橫戈鋌。飲酒盡百觥，嘲諧思愈鮮」的靈師，也說：「佛法入中國，爾來六百年。齊民逃賦役，高士著幽禪。官吏不之恤，紛紛聽其然。耕桑日失隸，朝署時遣賢」。大抵因爲韓愈本人是有宗教家的氣氛的，凡宗教均有排他性，所以他始終反對佛、老，並不必等到他五十二歲諫迎佛骨時爲然了。

他在陽山之所以和一些僧人有着來往，大半是王仲舒的關係。王仲舒這時自戶部員外郎貶爲連州司戶。在「送靈師」一詩中，提到：「落落王員外，爭迎獲其先」。惠師則是元惠，見「燕喜亭記」，其中有：「太原王弘中（王仲舒字）在連州，與學佛人景常元惠遊」語。

「燕喜亭記」則是一篇很醇郁的散文，中間敘各種丘谷瀑洞的命名很有趣。韓愈這時除了那些詩和這篇記外，還有送「送楊八弟歸湖南序」、「答寶存亮書」等。前者無可觀，後者則極牢騷，而又極挑動：

愈白：愈少驚怯，於他藝能，自度無可努力；又不通時事，而與世多齟齬；愈終無以樹立，遂發憤篤專於文學。學不得其術，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，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，又重以自廢。是故學成而道益窮，年老而智愈困。今又以罪黜於朝廷，遠宰蠻縣。秋憂無聊，癘癘侵加，喘喘焉無以冀朝夕！足下年少才俊，詞雅而氣銳，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，當道者又皆良有司，操數寸之管，書盈寸之紙，高可以釣爵位，循次而進，亦不失萬一於甲科。今乃乘不測之舟，入無人之地，以相從問文章爲事，身勤而事左，辭重而請約，非計之得也。雖使古之君子，積道藏德，遁其光而不耀，膠其口而不傳者，遇足下之請懇懇，猶將倒屣傾困，羅列而進也。若愈之愚不肖，又安有愛於左右哉？願足下之能，足以自奮，愈之所有，如

前所陳，是以臨事愧恥，而不敢答也。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，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學業，稠載而往，垂囊而歸，足下亮之而已。愈白。

其中文字整鍊處，令人有古意盎然而感。張廉卿批評說：「此文如一筆書，而曲折變化不窮」。他這欣賞，尤爲入微。原來這文字像懷素的大草一般，又儂好的太極拳似的，完全是潛氣內轉，爲普通作家所難到達的境界。

一四 郴縣著書

貶在陽山的韓愈，到了只有一年多，順宗就卽位，改元永貞，和韓愈作對的人王叔文等也倒了，這時他三十八歲。

是永貞元年（公元八〇五）的春天，韓愈遇赦。到了夏秋之交，離開陽山。這時曾在湖南的南部郴縣，待命有三月之久。郴縣是他到陽山時所經過的，現在是舊地重遊。上次經過時，曾認識這裏的刺史李伯康，這次李伯康會贈以紙筆，乃作詩謝之：

題是臨池後，分從起草餘。兔尖針莫並，繭淨雪難如。莫怪殷勤謝，虞卿正著書。

這裏所謂「虞卿正著書」，到底著的什麼呢？我推想恐怕就是可稱得起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的「原道」、「原性」、「原毀」、「原仁」、「原鬼」諸文。這是因為他在「上兵部李侍郎書」中，有「謹獻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」等語，只有「原道」等文可以說是具有這種性質的。此書上於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，所以「原道」等文不得作於此後。待命於郴州的三月，既無官職，遭逐後精神又已經收斂潛沈，恰是著書的好時候。在他二十九歲時，張籍曾勸他不要只逞口辯而要著書，他當時還不以為然，認為「化當世莫若口」，又說還沒到孔子三十而立、四十而不惑的年紀，最好是「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」；張籍也不憚煩，曾再加勸勉，他卻仍是答以「其爲也易，則其傳也不遠，故余所以不敢也」。但從那時起，他一定受了刺激，要着手論著了。蓄積了這十年左右，所以一等有時間和心情就寫出來，也不必管「五六十然後爲之」的前言了。

五文之中，「原道」尤其重要。「原道」有「原道」的根本立場，這根本立場是：民族主義和社會本位。因前者，他反對佛，他說：「今也舉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」。因後者，他兼反對老。他一則說：

……古之爲民者四，今之爲民者六；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；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；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！……

這是說社會上的分子就須要生產，不能非工非農非商。二則說：

……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！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。爲之君，爲之師，驅其蟲蛇禽獸，而處之中土；寔，然後爲之衣；飢，然後爲之食；木處而顛、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爲之宮室；爲之工，以贖其器用；爲之賈，以通其有無；爲之醫藥，以濟其天死；爲之葬埋祭祀，以長其思愛；爲之禮，以次其先後；爲之樂，以宣其壹鬱；爲之政，以率其怠勸；爲之刑，以鋤其強梗；相欺也，爲之符璽

斗斛權衡以信之；相奪也，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；害至而爲之備，患生而爲之防。今其言曰：聖人不死；大盜不止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。這是說社會有社會組織，其中各分子有各分子的分工，爲生存起見，所以有必須的生存的方式與生存的事項；也必須這樣，人類纔能和可以居住寒熱的「羽毛鱗介」相競爭，也纔能不被有「爪牙以爭食」者所淘汰，豈可以「清靜寂滅」呢？又如何可以「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國家」呢？韓愈這篇文章的最大價值是說明儒家哲學之社會的根據，是發現人類社會之生存的體系機構。最後更以一種人道主義，以救濟病態思想的流行：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！」設想不能算不周到。

假若社會本位是中國思想的特色時（事實上確如此），韓愈這篇文字無可厚非，而且也確乎可以當「總統」的重任。這也可以說是接觸了異域思想後，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之覺醒，並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的洗刷。宋明的新儒學運動，無論如何要以這爲紀程碑。這樣看，我認爲它是兩千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，一點也沒有過分。倘

若不就大處看，當然不會了解它的價值了（原文見附錄一）。

就是單就文章說，論文之中而有唱歎，並兼具整齊與變化之美，不惟是韓愈一人的大文章，也是古文家中數一數二之作。宋朝的石介曾說：「孔子之易春秋，自聖人以來未有也；吏部『原道』、『原性』、『原毀』、『行難』、『對禹問』、『佛骨表』、『爭臣論』，自諸子以來未有也。」也並非過譽。

「原性」也是宋明新儒學的過渡之物。他是從常識上立論，重申孔子性相近之說，後來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、氣質之性，那就更精到了。文章的末尾說：「今之言性者異於此，何也？曰：今之言者，雜佛、老而言也；雜佛、老而言也者，奚言而不異！」這種隨路攻擊的陣法，近人魯迅頗得其神韻（原文見附錄二）。

「原毀」的文字，略有時文氣息。要意在：「今之君子則不然，其責人也詳，其待己也廉」，「不以衆人待其身，而以聖人望於人」。他指出原因乃在「怠與忌」。他感慨地說：「事修而謗興，德高而毀來。嗚乎！士之處此世，而望名譽之光，道德之行，

難已！」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酸溜溜的老子之徒的世界，韓愈實在感受他們的威脅太大了！就文意看，也一望可知是被貶後之作。這樣便更可證明這數文的著作時日是在他三十八歲左右了（原文見附錄三）。

「原仁」一文，說明在「日月星辰」之屬於天，「草木山川」之屬於地之外，「夷狄禽獸」都屬於「人」；人乃夷狄禽獸之主，所以「聖人一視而同仁，篤近而舉遠」。就儒家立場看來，這話是說得過去的，因為儒家既不會把「仁」推到日月山川上去，也不會把「仁」限制在「人類」，恰是及於動物界而止。「仁」是做「人」的道理，所以「人」也就相當於動物界了。——不過其中又有遠近厚薄而已。

「原鬼」則把萬物分析為「有形而無聲者，土石是也；有聲而無形者，風霆是也；有聲與形者，人獸是也；無聲與形者，鬼神是也」。下邊便又說到鬼神與物怪的不同，鬼神是以無聲無形為常的，但是人民作了悖理的事，由於氣的相感，則鬼神可以暫時有形有聲，對人民生禍，而終歸於無聲無形；物怪則不然，也可以有聲有形，也可以無形

無聲，對人民也可爲福，也可爲禍。在韓愈的意思，鬼神還是理性所範圍的，物怪就屬於非理性世界了。其實還可再推論人對於鬼神應當敬畏，對於物怪則可順其自然呢。

總之，這五文是代表着韓愈的宗教哲學（原鬼）、形上學（原仁）、人生哲學（原性）、政治哲學（原道）、社會哲學（原毀）。所論雖有詳略精粗之異，但韓愈的全部哲學（除了文藝理論之外）是統統包括在這裏了。

就「原道」中之「苟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」看，似乎講「苟與揚，大醇而小疵」的「讀荀」亦同時作；「讀荀」既爲這時作（原文見附錄四），則「讀鸚冠子」、「讀儀禮」、「讀墨子」等，亦可能同時作。

他這一年又作有「五箴」，我們雖不敢確定它作於何地，但在郴縣待命的三月，倒正是清算自己的最合適的時候。從「五箴」中，很可以看出他過去生活的一般。先錄全文，再分析：

人患不知其過，既知之，不能改，是無勇也。余生三十有八

年，髮之短者日益白，齒之搖者日益脫；聰明不及於前時，道德日負於初心，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，昭昭矣！作五箴以訟

其惡云。

余少之時，將求多能，蚤夜以孜孜；余今之時，既飽而嬉，蚤夜以無爲。嗚乎！余乎！其無知乎？君子之棄，而小人之歸乎？——「既箴」。

不知言之人，烏可與言！知言之人，默焉而其意已傳。幕中之辯，人反以汝爲叛；臺中之評，人反以汝爲傾。汝不懲耶？而嗷嗷以害其生耶？——「言箴」。

行與義乖，言與法違；後雖無害，汝可以悔！行也無邪，言也無頗；死而不死，汝悔而何！宜悔而休，汝惡曷瘳？汝善安在？悔不可追，悔不可爲；思而斯得，汝則弗思！——「悔箴」。

無善而好，不觀其道；無悖而惡，不詳其故。前之所好，今見其尤。從也爲比，捨也爲讎。前之所惡，今見其臧。從也爲悔，捨也爲狂。維讎維比，維狂維

愧：於身不祥，於德不義。不義不祥，維惡之大；幾如是爲，而不顧沛？齒之尙少，庸有不思；今其老矣，不慎胡爲！——「好惡箴」。

內不足者，急於人知；需焉有餘，厥聞四馳。今日告汝，知名之法，勿病無聞，病其曄曄。昔者子路，惟恐有聞，赫然千載，德譽愈尊。矜汝文章，負汝言語，乘人不能，揜以自取。汝非其父，汝非其師；不請而教，誰云不欺？欺以賈憎，揜以媒怨；汝曾不悟，以及於難，小人在辱，亦克知悔；及其既甯，終莫知戒。既出汝心，又銘汝前；汝如不顧，禍亦宜然。——「知名箴」。

幕中之辯，指在汴州、徐州時；臺中之評，指在御史任時。他從前的吃虧，就在好說話上。「或慮語言洩，傳之落冤讎」，還不是因口舌得禍麼？大抵韓愈是偏於狂者一流，從前張籍卽已告誡過他說話不要太任性了。他的好惡也是偏極了的，所謂「無善而好，不觀其道；無悖而惡，不詳其故」，而且一經好惡之後，則後來進退兩難了，這是他浪漫性格的一面。「急於人知」的好名脾氣，也是真的。但另一方面，韓愈之可愛，卻就

在他有生氣，生命力強，雖小有過失，倒不失爲一瀟活潑潑的人。然而現在是到了他真正成熟期，要步入冷靜了。

一五 北行途中

韓愈在郴州時也作了些詩，詩以贈張署者爲多，如「叉魚招張功曹」，這是就「祭郴州李使君文」中所謂「獲紙筆之雙賀，投叉魚之短韻」而可推知的。杜甫觀打魚詩有「吾徒胡爲縱此樂，暴殄天物聖所哀」之句，韓愈的立場則與此異，他卻說：「膾成思我友，觀樂憶吾僚」，他重在朋友，他並不管魚的命運。又有「答張十一功曹」：

山淨江空水見沙，哀猿啼處兩三家。
簷簷競長纖纖筍，躑躅開開豔豔花。
未報恩波知死所，莫令炎瘴送生涯。
吟君詩能看雙鬢，斗覺霜毛一半加！

另有「湘中酬張十一功曹」：

休垂絕徼千行淚，共泛清湘一葉舟。
今日蠻猿兼越鳥，可憐同聽不知愁！

還有「榔口又贈」二首，統統爲寄張署而作。但尤佳者則爲「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」：

織雲四卷天無河，清風吹空月舒波，沙平水息聲影絕，一盃相屬君當歌。君歌聲酸詞且苦，不能聽終淚如雨。洞庭連天九疑高，蛟龍出沒猩鼯號。十生九死到官所，幽居默默如藏逃。下牀畏蛇食畏藥，海氣溼蟄熏腥臊。昨者州前擿大鼓，嗣皇繼聖登夔臯。赦書一日行萬里，罪從大辟皆除死。遷者追迴流者還，滌瑕蕩垢朝清班。州家申名使家抑，坎軻祇得移荆蠻。判司卑官不堪說，未免捶楚塵埃間。同時輩流多上道，天路幽險難追攀。君歌且休聽我歌，我歌今與君同科。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由命非由他！——有酒不飲奈明何！

這時韓愈要做江陵府法曹參軍，張署要做江陵府功曹參軍，雖沒到任，但是官已定了。自此卽首途赴江陵。由郴州北上，路經耒陽，作有「題木居士」二首，其一曰：

火透波穿不計春，根如頭面榦如身。偶然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求福人。

更北行，至衡州（卽衡陽），遂作有「合江亭」、「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」二

詩。後一首，錄如下：

吾嶽祭秩皆三公，四方環鎮嵩當中。火維地荒足妖怪，天假神柄專其雄。噴雲泄霧藏半腹，雖有絕頂誰能窮！我來正逢秋雨節，陰氣晦昧無清風。潛心默禱若有應，豈非正直能感通？須臾靜掃衆峯出，仰見突兀撐青空。紫蓋連延接天柱，石廩騰擲堆祝融。森然動魄下馬拜，松柏一逕趨靈宮。粉牆丹柱動光彩，鬼物圖畫填青紅。升階僂僂薦肺酒，欲以菲薄明其衷。廟令老人識神意，睢盱偵伺能鞠躬。手持盃琖導我擲，云此最吉餘難同。竄逐蠻荒幸不死，衣食纔足甘長終。侯王將相望久絕，神縱欲福難爲功。夜投佛寺上高閣，星月掄映雲曠曠；猿鳴鐘動不知曙，杲杲寒日生於東。

自衡州再北上，至潭州（卽長沙），乃作有「陪杜侍御游湘西寺」詩；自此，泛洞庭，作有「阻風贈張十一署」詩，後者如下：

十月陰氣盛，北風無時休。蒼茫洞庭岸，與子維雙舟。霧雨晦爭泄，波濤怒相

投；犬雞斷四聽，糧絕誰與謀！相去不容步，險如礙山丘。清談可以飽，夢想接無由。男女喧左右，飢啼但啾啾。非懷北歸興，何用勝羈愁！雲外有白日，寒光自悠悠。能令暫開霽，適是吾無求！

此際生活之清苦亦可見。到了岳陽，又有「岳陽樓別竇司直」詩，開端仍形容洞庭，中記岳陽樓景，末後又敍到前年出官的冤枉，餘怨猶在，轉思解脫：

……追思南渡時，魚腹甘所葬。嚴程迫風帆，劈箭入高浪。顛沈在須臾，忠鯁誰復諒！生還真可喜，尅己自懲創。庶從今日後，粗識得與喪。事多改前好，趣有獲新尚。耨耕十畝田，不取萬乘相。細君知蠶織，稚子已能餉。行當掛其冠，生死君一訪。

從詩中「時當冬之孟」看，知道他是十月到了岳州的。經過打擊後的韓愈，已得了不少閱歷，不想再像以前那樣勇往直撞了。玩其語意，正和「五箴」之作相去不遠。

他這一次的目的地是湖北南部的江陵。在快到江陵時，作有「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

士」，三學士之一爲王涯，是他那同時應舉考中的龍虎榜的人物之一。這首長詩的大半是說他前年放逐的原因和經過的，最後說到遇赦和憲宗的嗣位，又說到他對法曹一職的不適合：

……生平企仁義，所學皆孔周。早知大理官，不列三后儔。何況親犴獄，敲撻發姦偷。懸知失事勢，恐自罹罟罟。湘水清且急，涼風日脩脩。胡爲首歸路，旅泊尙夷猶？……

下面更說到他這時的心情：

……失志早衰換，前期擬蜉蝣。自從齒牙缺，始慕舌爲柔。因疾鼻又塞，漸能等薰蕕。……

這和早年的「嗚嗚以害其生」的態度，判若兩人了，因此陽山之貶，可以說是韓愈生命史上一個重要節奏。我說節奏，是因爲韓愈的性格終究是急於用世的，現在只能看作是一個暫時的間歇而已。

到了江陵，生活略微安定下來了。又作了不少詩。他是永貞元年冬天到的，到次年元和元年（公元八〇六），他三十九），春夏都在此地。

心情還在失意，友情還多在張署。他作有「李花贈張十一署」，其中有這樣句子：

……念昔少年著遊燕，對花豈省曾辭盃！自從流落憂感集。欲去未到先思迴。
祇今四十已如此，後日更老誰論哉！力攜一鱗獨就醉，不忍虛鄴委黃埃！……

「杏花」一詩中也說：

……今日胡爲忽惆悵，萬片飄泊隨西東。……

更如「感春」四首中則有：

……春風吹園雜花開，朝日照屋百鳥語。三盃取醉不復論，一生長恨奈何許！
朝騎一馬出，暝就一牀臥。詩書漸欲拋，簪行久已惰。冠欹感髮禿，語誤悲齒墮。辜負平生心，已矣知何奈！

我恨不如江頭人，長綯橫江遮紫鱗。獨宿荒陵射鳧鴈，賣納租稅官不曠。歸來

歡笑對妻子，衣食自給寧羞貧。今者無端讀書史，智慧只足勞精神。畫蛇添足無處用，兩鬢雪白趨埃塵！乾愁漫解坐自累，與衆異趣誰相親？數盃澆腸雖暫醉，皎皎萬慮醒還新。百年未滿不得死，且可勤買「拋青春」！

另有「寒食日出遊夜歸贈張十一」、「憶昨行和張十一」，都是窮愁寂寞之感。「自然憂氣損天和，安得康強保天性」，他何嘗不知道「憂能傷人」？然而他是詩人，又不純粹是詩人，詩人酒醉了就忘情一切了，他卻兼是一個思想家，因而暫醉之後，就「皎皎萬慮醒還新」了！生活的艱苦，也殊爲逼人，「今者無端讀書史，智慧只足勞精神」，這是一般讀書人的命運，千載之下讀之，猶讓人不禁回聲一哭！

這時稍微有一點安慰的，卻是有人送給韓愈一張席子。這使他覺意極了，原來他體胖愛睡，又苦熱多汗，心愛那涼席，卻又買不起，有人送來了，高興得什麼似的：

蘄州笛竹天下知，鄭君所寶尤瓌奇。攜來當晝不得臥，一府傳看黃瑤瑤。體堅色淨又藏節，盡眼凝滑無瑕疵。法曹賈賤衆所易，腰腹空大何能爲？自從五月困暑

溼，如坐深甑澶烝炊。手磨袖拂心語口，慢膚多汗真相宜。日暮歸來獨惆悵，有齷直欲傾家資。誰謂故人知我意，卷送八尺含風漪。呼奴掃地鋪未了，光彩照耀驚童兒。青蠅側翅蚤蝨避，肅肅疑有清颿吹。倒身甘寢百疾愈，卻願天日恆炎曦。明珠青玉不足報，贈子相好無時衰（鄭羣贈簾）。

在唐時孔戣還有一段記載，說：「退之豐肥善睡，每來吾家，必命搗簾」，可知他的體胖善睡是出名的了。韓愈真是一個有趣的人，他還愛說笑話。所以他後來當國子監祭酒（大學校長）時，那般學生都高興地說：「韓公來爲祭酒，國子監不寂寞矣！」皇甫湜所撰的墓誌神道碑上說他在講書時，常有「談笑嘯歌」，這和表現在道貌岸然的大文章裏的韓愈是很不同的。他好羣的生活是到這樣地步，每一次吃飯都一定陪着客人。他一點也不愛存錢，常常說：「我從前是典當過日子，現在已經好多了！」

一六 國子博士

到了元和元年的六月，他自江陵，召拜爲國子博士。不過起初還是暫時代理性質，到了第三年，纔真除爲博士。

他這次重回到京師，剛逢順宗的葬儀舉行，他作有「豐陵行」，說：「墓藏廟祭不可亂，欲言非職知何如」，可知他是有許多不滿的，然而非職責所在，也無可如何了。博士官是一個閒散的職位，他一則說：「由來鈍駭寡參尋，況是儒官飽閒散。……何人有酒身無事，誰家多竹門可款」（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）；二則說：「竄逐新歸厭闕鬧，齒髮早衰嗟可閔。頗蒙怨句刺棄遺，豈有閒官敢攬引？……能來取醉任喧呼，死後賢愚俱泯泯」，不滿之意，見於言表。

然而就是這樣閒散的官，也還有人譏諷，所以又作有「剝啄行」，想閉門謝客：

剝啄啄！有客至門，我不出應，客去而噴。從者語我，子胡爲然？我不厭客，困於語言。欲不出納，以墮其源。……從者語我，嗟子酸難！子踐云爾，其口益蕃。我爲子謀，有萬其全。凡今之人，急名與官。子不引去，輿爲波瀾。……今

去不勇，其如後輩？我謝再拜，汝無復云。往追不及，來不有年。

他簡直有退意了！這時他深曉得人的毀譽還是不相抵的，所以他又說：「無善名已聞，無惡聲已讎；名聲相乘除，得少失有餘」（三星行），好名的人，有時就反而爲名累！

這次在京師，最足快慰的事，卻是和一般老友如張籍、張徹、孟郊等之聯句，尤以和孟郊合作的爲最多，也最佳。此中有名的如「城南聯句」、「會合聯句」、「門鷄聯句」、「納涼聯句」、「秋雨聯句」、「征蜀聯句」、「同宿聯句」等，皆是。現在只舉「會合聯句」一段，以見一斑：

離別言無期，會合意彌重（籍）。病添兒女態，老喪丈夫勇（愈）。劍心知未死，詩思猶孤聳（郊）。愁去劇箭飛，謹來若泉涌（徹）。析言多新貫，攄抱無昔壅（籍）。念難須勤追，悔易勿輕踵（愈）。……

這是剛到京師，會合四友而作。黃庭堅說：「退之會合聯句，四君子皆佳士，意氣相投，雜之成文，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，蓋筆力不能相追，或成四公子基耳」。他們的聯

句，實在是奇觀。有人說聯句起於退之，雖然嚴格地這樣說是不對的，然而聯句爲退之等所獨擅，卻仍是可以用說的。

到了元和二年，這時的宰相鄭絪、翰林舍人李吉甫、裴埴，很愛韓愈的文章，便想予以要職，但爭位的人就又造起謠言來了。於是韓愈作「釋言」，可是終不能解釋掉，爲畏禍，固求分教東都。他在「周況妻韓氏墓誌銘」中所說：「開封從父弟愈，於時爲博士，乞分教東都生，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」，不過是一種說詞而已。

十七 分教東都

他是這年的夏天之末離京赴東都洛陽的。分教東都者，就好像一個國立大學的分校教授而已。這時他已經四十歲了。

這一年他作有「元和聖德詩」，是四言，共千有二十四字，這是歌功頌德的一篇力作，最後說「博士臣愈，職是訓誥，作爲歌詩，以配吉甫」，他儼然以周朝贊美宣王的

詩人尹吉甫自比呢。又作有「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」詩，其中說：「我來亦已幸，事賢友其仁。持竿洛水側，孤坐屢窮辰。多才自勞苦，無用祇因循。辭免期匪遠，行行及山春」，仍有微微的退意。

在散文方面，則作有「張中丞傳後敘」。張中丞即張巡，張巡事本甚動人，退之此文，亦最有太史公遺意。

又有「答馮宿書」，說到前年在京師時受謗毀的情況：

……在京城時，囂囂之徒，相訾百倍；足下時與僕居，朝夕同出入起居，亦見僕有不善乎？然僕退而思之，雖無以獲罪於人，亦有以獲罪於人者。僕在京城一年，不一至貴人之門，人之所趨，僕之所傲；與己合者，即從之遊，不合者，雖造吾廬，未嘗與之坐，此豈徒足致謗而已，不戮於人，則幸也。追思之，可爲戰慄寒心！……

韓愈的真實生活，可於此見之。後人常以爲他奔走權貴，一味求官，不知道他不過因爲

是書呆子，急於用世，留下了幾封自薦的信，易爲人口實而已。他太不圓滑了，所以纔到處碰壁！他到了洛陽後，便態度一變，然而悠悠之口，還是不絕：

……至此以來，尅己自下，雖不肖人至，未嘗敢以貌慢之，況時所尙者邪？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，不知猶復云云也！……委曲從順，向風承意，汲汲恐不得合，猶且不免云云，命也，可如何！……

這就是中國人的社會！無怪乎韓愈作「釋言」，作「原毀」，而「張中丞傳後敘」中也說：「小人之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，如是哉！」真慨乎言之！

元和三年，韓愈改爲眞博士了。年四十一。在這年的冬天，作有「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，因酬三十韻」，其中有「三年國子師，腸肚習藝莧」之句，可知他這時仍是清貧的。但他自己雖然「行當自劾去，漁釣老葭蘆」，可是他仍勸人進取。當時少室山隱居的李渤，詔勸出爲右拾遺，不肯就，韓愈就很懇切地上書勸駕：

……昔者，孔子知不可爲，而爲之不已，足邊接於諸侯之國；即可爲之時，自

藏深山，牢關而固距，卽與仁義者異守矣。……拾遺徵君若不至，必加高秩，如是則辭少就多，傷於廉而害於義，拾遺公必不爲也。……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，君子不盡得顯位，人庶不盡被惠利，其害不爲細，必望審察而遠思之，務使合於孔子之道。……

這話果然打動了李渤，於是出山，每逢朝廷有缺政，便都進言。韓愈之勸李渤，很像司馬遷之勸摯峻。他們的本質都是入世的，又可於此見之了。

元和四年的六月改爲都官員外郎。都官是刑官，員外郎在郎中之次。仍守在東都洛陽。這時他和樊宗師、盧仝、石洪，常常各處遊玩，因而後來有好些「題名」在洛陽留傳着。這一年作的詩，當以「送李翱」爲最佳：

廣州萬里途，山重江逶迤。行行何時到，誰能定歸期？揖我出門去，顏色異恆時。雖云有追送，足跡絕自茲。人生一世間，不自張與施。譬如浮江木，縱橫豈自知？甯懷別時苦，勿作別後思！

這一年作的散文中，有「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」，韋氏就是元微之的夫人。

次年，韓愈改爲河南縣令。所謂河南，就是指洛陽。他這一年是四十三歲了。在春日作有「東都遇春」，他說：

少年氣真狂，有意與春競。行逢二三月，九州花相映。川原曉服鮮，桃李晨妝靚。荒乘不知疲，醉死豈辭病。飲噉惟所便，文章倚豪橫。爾來曾幾時，白髮忽滿鏡。舊遊喜乖張，新輩足嘲評。心腸一變化，羞見時節盛。得閒無所作，貴欲辭視聽。深居疑避仇，默臥如當瞑。……

頗可以見出他這時的心情。「感春五首」亦同時作。但其中卻有「選壯軍興不爲用，坐狂朝論無由陪」的豪情，和上年冬所作「送侯參謀赴河中幕」中的「猶思脫儒冠，棄死取先登」之句，則一貫。原來他的退意，也是因寂寞而然的，假若有機會能施展一下，卻未嘗不會多少興奮起來的。

不過倘若不得其人，雖有機會施展，他也還是不肯。這時所作的「送石處士序」，「送溫處士赴河陽序」，便都因為石洪輕於出山，而加以譏諷。詩中說：

長把種樹書，人云避世士；忽騎將軍馬，自號報恩子。……

序中則屢記着規勸之詞，一則說：「大夫（指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重喬）真能以義取人，先生真能以道自任」；二則說：「凡去就出處何常？惟義之歸」；三則說：「使大夫恆無變其初，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，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，無味於諂言，惟先生是聽」；更說：「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，而私使其身」，假若石洪應該拋棄十年的隱士生活去參謀河陽時，還用得着這樣叮囑，一而再、再而三麼？曾國藩、吳汝綸都看出此序是譏諷，而且狡猾的譏諷了，這是對的。我還要補一句，這種狡猾，完全是由司馬遷來的。

元和六年的春天，韓愈仍在河南，有名的「送窮文」即作於此時：

元和六年正月乙丑，晦，主人使奴星，結柳作車，縛草爲船，載糗與棧，牛繫

輒下，引帆上檣，三揖窮鬼而告之曰：「聞子行有日矣！鄙人不敢問所塗，竊具船
 與車，備載糗糧，日吉時良，利行四方。子飯一盂，子啜一觴。攜朋挈儔，去故就
 新，駕塵漲風，與電爭先。子無底滯之尤，我有資送之恩，子等有意於行乎？」屏
 息潛聽，如聞音聲，若嘯若啼，若歎若嚶，毛髮盡豎，竦肩縮頸，疑有而無，久乃
 可明。若有言者曰：「吾與子居，四十年餘。子在孩提，吾不子愚。子學子耕，求
 官與名。惟子是從，不變於初。門神戶靈，我叱我呵。包羞詭隨，志不在他。子遷
 南荒，熱鑠濕蒸。我非其鄉，百鬼欺陵。太學四年，朝齋暮鹽。惟我保汝，人皆汝
 嫌。自初及終，未始背汝。心無異謀，口絕行語。於何聽聞，云我當去？是必夫子
 信讒，有間於予也。我鬼非人，安用車船？鼻嗅臭香，糗糧可捐。單獨一身，誰爲
 朋儔？子苟備知，可數已不？子能盡言，可謂聖智；情狀既露，敢不迴避。」主人
 應之曰：「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？子之朋儔，非六非四。在十去五，滿七除二。各
 有主張，私立名字。捩手覆羹，轉喉觸諱。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者，皆

子之志也！其名曰智窮：矯矯亢亢，惡圓喜方，羞爲姦欺，不忍害傷。其次名曰學窮：傲數與名，摘抉杳微，高挹羣言，執神之機。又其次曰文窮：不專一能，怪怪奇奇，不可時施，祇以自嬉。又其次曰命窮：影與形殊，面圃心妍，利居衆後，責在人先。又其次曰交窮：磨肌戛骨，吐出心肝，企足以待，寘我讎冤。凡此五鬼，爲吾五患，飢我寒我，興訛造訛。能使我迷，人莫能問。朝悔其行，暮已復然。蠅營狗苟，驅去復還」。言未畢，五鬼相與張眼吐舌，跳踉偃仆，抵掌頓脚，失笑相顧，徐謂主人曰：「子知我名，凡我所爲。驅我令去，小黠大癡。人生一世，其久幾何？吾立子名，百世不磨。小人君子，其心不同。惟乖於時，乃與天通。攜持琬琰，易一羊皮。飲於肥甘，慕彼糠麩。天下知子，雖過於子！雖遭斥逐，不忍子疏。謂子不信，請質詩書！」主人於是垂頭喪氣，上手稱謝，燒車與船，延之上坐。

痛苦之極，就變爲幽默了，這是韓愈多少年來受了的壓迫的總說明。文中許多形容，正

都是自負處。無論他的人格或才華，那最純粹的最優秀的最可珍貴的成分，是全在這裏了。智窮是他的人格的光彩，文窮是他的天才的豐富，交窮是他的情感上的損傷。就體裁論，這確是詞賦之體的正宗，因為中間歷敘五鬼，有些鋪排，後說「延之上座」，是仍歸於正意，這結構是標準的「賦」。就用語論，則採了不少俗語，而非六非四，在十去五、滿七除二等表現法，也近於民間文學。幽默的趣味，恰和「原道」作一個對照。怪怪奇奇，不專一能，更是他的風格的自評。所以這文字是重要極了，萬不能像從前人只以「遊戲」二字了之！

這年三月他的乳母死了，所以又作有「乳母墓誌」，這是從小哺育他，一直跟在他家，有四十幾年了的。這時作的詩中，以「寄盧仝」為最足以表現一種人格，以「誰氏子」為最能代表他對教育的熱心。盧仝是真正清高的，與石洪、溫造、李渤異，那詩裏便表現着。「誰氏子」是說一個青年忽然出家的，韓愈主張「願往教誨究終始，不從而誅未晚耳」，果然便把那個青年感化了。

到了元和六年秋夏之際，韓愈離開住了五年的東都，又回到京師了。在「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」裏，說：「歸來得便即遊覽，暫似壯馬脫重銜」，簡直有解放之感。他在京師，是遷爲職方員外郎，這是屬於兵部，管邊疆事。「石鼓歌」即作於此時。「少陵無人謫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」，見出他對李、杜的推崇；「嗟余好古生苦晚，對此涕淚雙滂沱。……義之俗書趁姿媚，數紙尙可博白鵝」，可知他對「帖派」的義之在鄙夷着。退之的書法，我們所見者不多，但就文章論，他是寧偏於金石之文的碑味的。所以他寫了那末些墓誌銘，也並非偶然。唐朝顏真卿的字，也是偏於碑的，這或者是一種「時代精神」吧。

很可趣的是，韓愈每每有法律觀念。就是他的文章，也有時有韓非氣息，「諱辨」即爲一例。這時作的「復讎狀」爲又一例。他說：

……丁寧其義於經，而深沒其文於律者，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，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。……宜定其制曰：凡有復父讎者，事發，具其事申尚書省，尚書省集議奏聞，酌其宜而處之，則經、律無失其指矣。……

韓愈當職方員外郎不到一年，即元和七年的二月，又當了國子博士，這是他第三次作「大學教授」了。就官階上說，這是下遷。原因是，華陰令柳澗有罪，以前的刺史已經劾奏過，可是罪沒等治，那刺史就罷官而去了，柳澗爲妻復起見，諷使百姓攔道索軍頓役直，這卻惹起了後來的刺史對柳澗也討厭起來了，即治柳澗之獄，貶爲房州司馬。逢巧韓愈過華陰，以爲是刺史們互相維護，於是上疏爲柳澗昭雪，經過御史覆審，查出柳澗的賊來了，便再把他貶爲封溪尉。韓愈又遷爲國子博士，就是多管閒事的代價。

韓愈在失望之餘，就又幽默起來，作有「石鼎聯句」，假託有一個九十多歲的道士軒轅彌明，會捕解曳物，又能作詩，最後用聯句的詩纔把侯喜、劉師服降服，其中「籠頭縮齒齷，豕腹漲彭亨」，「方當洪爐然，益見小器盈」，都是意在譏諷。其實這道士

便是韓愈自己。因爲軒轅是韓字的拼音，彌字的意義也和愈字相近。這可以說是韓愈創作的一篇傳奇吧。

因爲牙病，又作有「贈劉師服」：

羨君齒牙牢且潔，大肉硬餅如刀截。我今呀豁落者多，所存十餘皆兀繖。匙抄爛飯糲送之，合口軟嚼如牛啣。妻兒恐我生悵望，盤中不飭栗與梨。祇今年才四十五，後日懸知漸莽鹵。朱顏皓齒訝莫親，此外諸餘誰更數！憶昔太公仕進初，口含兩齒無贏餘。虞翻十三比豈少，遂自惋恨形於書。丈夫命存百無害，誰能檢點形骸外。巨緡束釣儻可期，與子共飽鯨魚膾！

但更幽默得大方而表現得有個性的，則是有名的「進學解」：

國子先生晨入太學，招諸生立館下，誨之曰：「業精於勤荒於嬉，行成於思毀於隨。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，拔去兇邪，登崇峻良。占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無不庸。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。諸生業患不能精，

無患有司之不明。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」。言未既，有笑於列者曰：「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。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。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。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！祇排異端，攘斥佛老。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。尋墜緒之茫茫。獨旁搜而遠紹，障百川而東之，迴狂瀾於既倒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！沈浸醴郁，含英咀華。作爲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。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。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。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。下逮莊、騷，太史所錄。子雲、相如，同工異曲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！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爲；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於爲人，可謂成矣！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。跋前躓後，動輒得咎。暫爲御史，遂竄南夷。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。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？冬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。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？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爲！」先生曰：「吁！子來前！夫大木爲杗，細木爲桷，榑櫨

侏儒，椳闔居榭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餘爲妍，卓犖爲傑，校短量長，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，轍環天下，卒老於行；荀卿守正，大論是宏，逃讒於楚，廢死蘭陵，是二儒者，吐辭爲經，舉足爲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，其遇於世何如也！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，行雖修而不顯於衆，猶且月費俸錢，歲靡廩粟，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，乘馬從徒，安坐而食，踵常途之促促，窺陳編以盜竊，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臣不見斥，非其幸歟？動而得謗，名亦隨之。投閒置散，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財賄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庳，忘己量之所稱，指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榱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，欲進其豨苓也！」

這是像「送窮文」似的，把他們的學力和人格又表現了一遍了，但卻表現得好！他作此文，本以自娛，但卻有了好的反響。當時的宰相武元衡、李吉甫、李絳看了

後，很抱同情，於是在元和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（四十六歲），把他改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了。比部彷彿現在的審計部，史館修撰是因爲他有史才。

不過韓愈知道史官是難做的，尤其在那時政治，環境非常複雜，更不易下筆，所以在「答劉秀才論史書」中說：「夫爲史者，不有人禍，則有天刑，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？」我想韓愈卻並不是真正畏禍，實在因爲就是寫出來，也容易爲人改動，反而不能存真。他確是有先見的，後來所撰的「順宗實錄」，還不是經好幾人之手改添過麼？所撰的「平淮西碑」，還不是被人磨掉了麼？「毛穎傳」的滑稽文（可以比美進學解），也似在此時作。他給「筆」寫個傳，彷彿現在所謂童話，用意也許在史筆之未得施展吧（原文見附錄一四）。

第二年（卽元和九年，韓愈年四十七）的九月，他的好朋友孟郊死了！原來孟郊大韓愈十七歲，死時六十四。他約同張籍去哭弔，又作「貞曜先生墓誌銘」。聯句賦詩的樂趣，是減少一大半了！十月，轉爲考功郎中，考功屬吏部，彷彿現在的人事司似的。

仍任史館修撰。十二月，開始掌制誥。他掌制誥有一年多，但現在只存有「除崔羣戶部侍郎制」一文，現在錄下，以代表他應用文字的一斑：

勅：地官之職，邦教是先；必選國華，以從人望。具官崔羣，體道履仁，外和內敏，清而容物，善不近名。從容禮樂之間，特達珪璋之表。比參密命，弘益既多；及貳僕曹，升擢惟允。邁茲令德，藹然休聲。選賢與能，於今惟重。擇才均賦，自古尤難；往慎乃司，以服嘉命。可！

元和十年（他四十八歲了），進「順宗實錄」。這一年六月，宰相武元衡被刺死，御史中丞裴度被刺傷，都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主使的，朝廷裏起初不敢捉賊，捉到了，又不立即給賞，韓愈遂「論捕賊行賞表」，說號令不可不信，這是韓愈之法家精神的再表現。

一九 淮西用兵

韓愈是中國過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個例證。中國過去人文教育的最大特色是：一方面講美，一方面講用。前者的成就爲詩人，後者的成就爲治世之才。中國人在過去凡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培養得成功者，往往兼之，韓愈便是最佳的一例。他很有個性，很有感情，但同時也很得能洞達實際社會情況，能善爲應付；他一方面既熱心國家社會的事業，但另一方面也不委屈自己的進退。這傳統應該說自孔子始。古文家之「古」，也無非以孔子爲理想，但真正做到的太少了，韓愈卻已是多少具體而微的。

我說他是中國過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個例證，這特別見之於平淮西一役。事情是這樣的：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在元和九年死了，他的兒子吳元濟擅自樹立，憲宗就想討伐他。於是第二年即派御史中丞裴度去調查，他也說該用兵。可是因爲蔡州不用廷命已經五十年，傳過三姓四將了，宰相們便都怕事。這時（元和十一年正月）韓愈已改爲中書舍人，便也上書論淮西事，他在主張用兵上卻更爲積極，他說：「以小州殘弊困劇之餘，而當天下之全力，其破敗可立而待也。然未可知者，在陛下斷與不斷耳。……陛下

持之不堅，半塗而罷，傷威損費，爲弊必深，所以要先決於心。……傳曰：斷而後行，鬼神避之。遲疑不斷，未有能成其事者也」。他不但有理論，而且有作法，下面卽條舉數事，如利用民間武力，大軍可分四路，在可入時便四道一時俱入，在不可入時則以逸待勞；對迫脅的叛兵，則主寬大；對淄青、恆冀兩道的兵，則主分化，不能想速效，不能惜小費等等，都非常細審。然而因此卻與執政者之懦弱相違了，遂降爲太子右庶子。

直到元和十二年（韓愈五十歲），真正對淮西用兵了，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，並奏愈爲行軍司馬，纔按照他前年所條陳的計畫而從事着。他們一出潼關，韓愈又請先到開封，說服宣武節度使韓弘，請他出力。同時韓愈又看出蔡州的精兵已經分散到邊界上去了，認爲可用三千人前去奪城，則可擒得吳元濟。誰知裴度還沒來得及這樣做，唐鄧隨節度使李愬卻也看出這一着來了，遂先入蔡州，成了首功。

回到朝廷時，韓愈因功遷爲刑部侍郎。現在的官相當大了，就彷彿一個司法部的次長。當時憲宗又命韓愈撰平淮西碑，碑中很推崇裴度發縱指使之功，李愬卻因此不平起

來了，他的妻子又是唐安公主，常出入朝中，就訴說碑文不真實。結果碑文便被磨掉了，由段文昌受命重撰。

「平淮西碑」是有數的廟堂文學中的佳構，後來文人都很推崇。李商隱「讀韓碑」最有名，其中便說：「點竄堯典舜典字，塗改清廟生民詩。……公之斯文若元氣，先時已入人肝脾。湯盤孔鼎有述作，今無其器存其詞」。蘇東坡「臨江驛小詩」也說：「淮西功業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；千載斷碑人臉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！」碑雖磨了，但在後人心上的碑卻反而不朽了（原文見附錄一三）。

在平淮西時，他又作有「與柳中丞書」二則，柳中丞爲柳公綽，柳公綽也是文人，他以文人而帶兵助戰，卻每戰必勝，第一封信便是予以鼓勵的，第二封信則向他建議徵兵不如召募。在河南行軍時，他那同竄湘、粵的好友張署死了，他又作有「祭河南張員外文」（原文見附錄一〇），並「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」。前者乃是他祭文中有情感並有真實生活者之代表作之一。

二〇 諫迎佛骨表

韓愈現在入於晚年了，然而以他生命力之豐強，好像故意諷刺大自然所賦予他的衰弱的體質似的，在最後一個生命階段裏，仍然很有精彩的事迹。這就是諫迎佛骨和宣撫王廷湊。

元和十四年，他五十二歲了，距他生命的結束已只有五年。當時憲宗有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之舉，許多達官貴人都盲從崇拜，有的自是爲討好，有的卻是真正的迷信。韓愈的鯁直和勇氣又來了，獨獨挺身出來上表力諫：

臣某言：伏以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。自後漢時流入中國，上古未嘗有也。昔者黃帝在位百年，年百一十歲；少昊在位八十年，年百歲；顓頊在位七十九年，年九十八歲；帝嚳在位七十年，年百五歲；帝堯在位九十八年，年百一十八歲；帝舜及禹，年皆百歲；此時天下太平，百姓安樂壽考，然而中國未有佛也。其後殷湯亦年

百歲：湯孫太戊，在位七十五年；武丁在位五十九年，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，推其年數，蓋亦俱不減百歲。周文王年九十七歲，武王年九十三歲，穆王在位百年；此時佛法，亦未入中國，非因事佛而致然也。漢明帝時，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！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元魏以下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。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後三度捨身施佛；宗廟之祭，不用牲牢；晝日一食，止於菜果；其後竟爲侯景所逼，餓死臺城，國亦尋滅。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禍！由此觀之，佛不足事，亦可知矣。高祖始受隋禪，則議除之；當時羣臣才識不遠，不能深知先王之道，古今之宜，推闡聖明，以救斯弊，其事遂止，臣常恨焉！伏維睿聖文武皇帝陛下，神聖英武，數千百年已來，未有倫比！卽位之初，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，又不許創立寺觀。臣常以爲高祖之志，必行於陛下之手，今纔未能卽行，豈可恣之韓令盛也！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，御樓以觀，昇入大內；又令諸寺遞迎供養。臣雖至愚，必知陛下不惑於佛，作此崇奉，以祈福祥也；直以年

豐人樂，徇人之心，爲京都士庶，設詭異之觀，戲翫之具耳！安有聖明若此，而肯信此等事哉！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難曉，苟見陛下如此，將謂真心事佛，皆云天子大聖，猶一心敬信。百姓何人，豈合更惜身命！焚頂燒指，百十爲羣；解衣散錢，自朝至暮。轉相仿效，惟恐後時。老少奔波，棄其業次，若不卽加禁遏，更歷諸寺，必有斷臂斲身，以爲供養者。傷風敗俗，傳笑四方，非細事也！夫佛本夷狄之人，與中國言語不通，衣服殊製；口不言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；不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情；假如其身至今尚在，奉其國命，來朝京師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過宣政一見，禮賓一設，賜衣一襲，衡而出之於境，不令惑衆也！況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凶穢之餘，豈宜令入宮禁！孔子曰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古之諸侯，行弔於其國，尙令巫祝，先以桃茆，祓除不詳，然後進弔。今無故取朽穢之物，親臨觀之；巫祝不先，桃茆不用，羣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舉其失，臣實恥之！乞以此骨，付之有司，投諸水火，永絕根本；斷天下之疑，絕後代之惑，使天下之人，知大聖

人之所作爲，出於尋常萬萬也！豈不盛哉！豈不快哉！佛如有鑒，能作禍祟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！上天鑒臨，臣不怨悔，無任感激懇悃之至！謹奉表以聞。臣某誠惶誠恐！

在韓愈的眼光中看，佛不過是一個不懂得中國文化的普通夷狄而已。就民族立場上，韓愈已不能容它，加之韓愈本人是有宗教性格的，客氣一點說，他儼然是儒家的一個殉道者；不客氣說，他自己就是要當一個教主的。以宗教之排他性言，尤其不能容佛。這是老戰士之最後一次迎擊了。

但結果卻貶爲潮州刺史。本來還要殺他，虧得裴度、崔羣一般人力救，纔保得了性命。潮州是現在廣東潮安，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到廣東，但也是最後一次了。

他以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到潮州。過了一個月，有驅鱷魚之事。原來他到潮州後，就首先問民間疾苦，得知爲患最大的乃是鱷魚，他於是在四月二十四日，命人帶了一豬一羊，投於水中，並爲文以告：

……昔先王既有天下，列山澤，罔繩擗刃，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，驅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後王德薄，不能遠有；則江漢之間，尙皆棄之，以與蠻夷楚越，況潮嶺海之間，去京師萬里哉！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，亦固其所。今天子嗣唐位，神聖慈武，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內，皆撫而有之，況禹跡所揜，揚州之近地，刺史縣令之所治，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！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！刺史受天子命，守此土，治此民，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，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，以肥其身，以種其子孫，與刺史亢拒，爭爲長雄；刺史雖鴛弱，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，佞佞服視，爲民吏羞，以偷活於此耶！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，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；鱷魚有知，其聽刺史言；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鯨鵬之大，蝦蟹之細，無不容歸，以生以食，鱷魚朝發而夕至也。今與鱷魚約：盡三日，其率醜類南徙於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；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；五日不能，至七日；七日不能，是終不肯徙也。是不有刺史，聽從其言也！不然，則是鱷魚冥頑不靈，刺史雖有言，不聞

不知也！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聽其言，不徒以避之，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，皆可殺。刺史則選材技吏民，操強弓毒矢，以與鱷魚從事，必盡殺乃止。其無悔！據說這天晚上就忽然大風暴起來了，過了幾天，水也乾了，竟遠退了六十里，潮州此後便永無鱷魚之患。事實上自然不可能是因爲一紙檄文而然，可是韓愈之注重人民疾苦，以及他那人格中宗教的氣氛之濃，卻也在這個傳說裏見之。

他這時又有「謝上表」，說明他體質之壞，以及對於廟堂文學的自負等，憲宗看見了，已有些動心，便對宰相道：「昨得韓愈到潮州表，因思其所諫佛骨事，大是愛我，我豈不知？特愈爲人臣，不當說人主事佛乃年促也」，這時憲宗有些想再用他，所以故意這樣說，先看看宰相的臉色。偏偏宰相皇甫鏞素來就是憎惡韓愈太好直言的，便說：「韓愈總不能不算太狂放些了，略微讓他向內移移是可以的」。

於是這一年十月，改爲袁州（江西西鄉宜春縣）刺史。次年，元和十五年，他五十三歲了，在九月間，召拜爲國子祭酒，相當於現在國立大學的校長。這是他最後一次服

務於大學教育了。他處處獎掖後進，不失爲一個大教育家的風度。現在集中留有的「進士箋問十三則」，尤見出他善於啓發人的思想，其發問的高明，輒令人神往不已。他在年底回到京師。在袁州的時候，好友柳宗元又死了，他作有祭文（原文見附錄一一），並墓誌銘。

二一 宣撫鎮州

次年穆宗卽位，改爲長慶元年（公元八二一）。韓愈已經五十四。在七月時，轉爲兵部侍郎。

這時鎮州兵亂（鎮州爲現在河北正定縣之地），殺田弘正，立王庭湊。當時叫韓愈去宣撫，韓愈就道以後，大家都爲他擔心，穆宗也有些後悔，於是叫他看情形再定，並不一定須入鎮州。但是以韓愈之忠勇負責和膽識，對這卻拒絕了。他說：「那有受了命令，還再遲疑的？」因而快馬加鞭，便到了鎮州。

王庭湊帶着大軍去迎他，其實想先給他一個下馬威而已。坐定了，庭湊便道：「現在鬧攘攘的，全是這些士兵呵！」韓愈聽了，大喝道：「天子覺得你有將才，所以纔給你重任，你難道要和賊們一同造反麼？」

話沒說完，就有士卒前來稱道：「先太師（王武俊）爲國討朱滔，血還沒乾，何負於朝廷，怎麼說是賊？」

韓愈答道：「我以爲你們不記得你們先太師呢，記得就最好了。順逆的道理，說遠了也沒用，現在就把天寶以來的事情說給你們聽吧：造反的安祿山、史思明、李希烈、染崇勳、朱滔、朱泚、吳元濟、李師道，請看他們現在有後代沒有呢？後代還有做官的沒有呢？」

大家說：「沒有」。

韓愈說：「田弘正把魏博六州交還中央，因爲功勞，官纔做到中書令，這也是你們所曉得的吧？」

「因為田弘正待部下太刻薄了，所以我們纔不安起來」。

「可是你們把田公害了，又把他的家也毀了，又怎麼說呢？」

這時大家只有齊聲說：「侍郎說得對！」

王庭湊眼看軍心要變，便令軍士退去。暗中卻哭向韓愈說：「您這回來，到底要我
做什麼？」

韓愈說：「朝廷是顧大體的，你久圍神策禁軍牛元翼做什麼？」

庭湊說：「那容易，我不圍他就是了」。

「這樣便沒事了！」這是韓愈的回答。後來牛元翼突圍而出，王庭湊果然不追。於
是一場風波，終因為韓愈的勇敢消弭了。這卻是他最後一次的建功。

回朝後，穆宗大喜，把他轉為吏部侍郎。所以後人還每每叫他韓吏部呢。

又過了四年，長慶四年（公元八二四），他年五十七，便在京師病逝。他最後的話
是：「我大哥最講攝生，不過活到四十二；我向來生活隨便，卻比他多活十五歲，也應

該知足了！生平沒有大失節的地方，可以見地下的先人而無愧，這就是我的榮幸」。張籍祭他的詩中更說：「公有曠達識，生死爲一綱。及當臨終晨，意色亦不荒。贈我珍重言，傲然委衾裳」。他的精神始終是健朗的，一如他的文章是無懈可擊的。這便是這個忠實於國家、忠實於朋友、忠實於中國傳統文化、忠實於作育人才、忠實於自己創作的衛道戰士之最後的寫照了！

三十三年十月二日（中秋後一日）寫畢，同月四日改。

附錄

一 原道

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仁與義爲定名，道與德爲虛位；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；坐井而觀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爲仁，孑孑爲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；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；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於秦。黃老於漢，佛於晉魏梁隋之間。其言道德仁義者，不入於楊，則入於墨；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；入於彼，必出於此；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。噫！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！老者曰：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；佛者曰：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爲孔子者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，亦曰：吾師亦嘗師之

云爾；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噫！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其孰從而求之！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，惟怪之欲聞。古之爲民者四，今之爲民者六；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；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；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！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！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，爲之君，爲之師，驅其蟲蛇禽獸，而處之中土；寒，然後爲之衣；飢，然後爲之食；木處而顛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爲之宮室；爲之工，以贖其器用；爲之賈，以通其有無；爲之醫藥，以濟其天死；爲之葬埋祭祀，以長其恩愛；爲之禮，以次其先；爲之樂，以宣其壹鬱；爲之政，以率其怠勸；爲之刑，以勸其強梗；相欺也，爲之符璽斗斛，衡以信之；相奪也，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；害至而爲之備，患生而爲之防。今其言曰：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何也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，無爪牙以爭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爲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民不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，則誅。今其法曰：必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養之道；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。嗚呼！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；其亦不

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。帝之與王，其號名殊，其所以爲聖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飢食，其事殊，其所以爲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曷不爲太古之無事？是亦資冬之裘者曰：曷不爲葛之之易也；資飢之食者曰：曷不爲飲之之易也。傳曰：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爲也。今也，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；滅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春秋也，諸侯用夷禮，則夷之；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。經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。詩曰：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今也，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齊而爲夷也！夫所謂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。其文詩書易春秋，其法禮樂刑政，其民士農工賈，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，其服麻絲，其居宮室，其食粟米果蔬魚肉，其爲道易明，而其爲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爲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爲人，則愛而公；以之爲心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爲天下國家，則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當；郊焉而天神假，廟焉而人鬼饗。曰：斯道也，何道也？曰：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；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

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揚也，擗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爲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爲臣，故其說長。然則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；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；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！

二 原性

性也者，與生俱生也；情也者，接於物而生也。性之品有三，而其所歸爲性者五；情之品有三，而所以爲情者七。曰：何也？曰：性之品有上中下三：上焉者，善焉而已矣；中焉者，可導而上下也；下焉者，惡焉而已矣。其所以爲性者五：曰仁，曰禮，曰信，曰義，曰智。上焉者之於五也，主於一而行於四；中焉者之於五也，一不少有焉，則少反焉，其於四也混；下焉者之於五也，反於一而悖於四。性之於情，視其品。情之品有上中下三，其所以爲情者七：曰喜，曰怒，曰哀，曰懼，曰愛，曰惡，曰欲。上焉者之於七也，動而處其中；中焉者之於七也，有所甚，有所亡，然而求合其中者也；下焉者之於七也，亡與甚，直情而行者也。情之於性，視其品。孟子之言性曰：人之性善。荀子之言性曰：人之性惡。揚子之言性曰：人之性善惡混。夫始善而進惡，與始惡而進善，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，皆舉其中

而遺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。叔魚之生也，其母視之，知其必以賄死；楊食我之生也，叔向之聞其號也，知必滅其宗；越椒之生也，子文以爲大戚，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；人之性果善乎？后稷之生也，其母無災，其始匍匐也，則岐岐然，疑疑然；文王之在母也，母不愛，既生也，傅不勤，既學也，師不煩；人之性果惡乎？堯之朱，舜之均，文王之管蔡，習非不善也，而卒爲姦；瞽叟之舜，鯀之禹，習非不惡也，而卒爲聖；人之性善惡果混乎？故曰：三子之言性也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。曰：然則性之上下者，其終不可移乎？曰：上之性，就學而愈明；下之性，畏威而寡罪。是故上者可教，而下者可制也，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。曰：今之言性者異於此，何也？曰：今之言者，雜佛老而言也；雜佛老而言也者，奚言而不罪！

三 原毀

古之君子，其責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輕以約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輕以約，故人樂爲善。聞古之人有舜者，其爲人也，仁義人也；求其所以爲舜者，責於己曰：彼人也，予人也，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。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聞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爲人也，多才與藝人也；求其所以

爲周公者，責於己曰：彼人也，予人也，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。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；周公，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爲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爲善人矣。取其一，不責其二；卽其新，不究其舊；恐恐然惟謂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。一善易修也，一惡易能也。其於人也，乃曰：能有是，是亦足矣；曰：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！今之君子則不然：其責人也詳，其待己也廉。詳，故人難於爲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；己未有善，曰：我善是，是亦足矣；己未有能，曰：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外以欺於人，內以欺於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。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彼雖能是，其人不足稱也；彼雖善是，其用不足稱也。舉其一，不計其十；究其舊，不圖其新；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。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！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，而以聖人望於人，吾未見其尊己也！雖然，爲是者有本有原，愈與忌之謂也；愈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常試之矣，嘗試語於衆曰：某良士，某良士；其應者，必其人之與也；不然，則其所疎遠，不與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則其畏也；不若是，強者必怒於言，懦者必怒於色矣。又嘗試於衆曰：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；其不應者，必其人之與也；不然，則其所疎遠，不與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則

其畏也；不若是，強者必說於言，懦者必說於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誇興，德高而毀來。嗚呼！士之處此世，而望名譽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難已！將有作於上者，得吾說而存之，其國家可幾而理歟！

四 讀荀

始，吾讀孟軻書，然後知孔子之道尊，聖人之道易行，王易王，獨易獨也。以爲孔子之徒沒，尊聖人者，孟氏而已；晚得揚雄書，益尊信孟氏；因雄書而孟氏益尊，則雄亦聖人之徒歟！聖人之道不傳於世，周之衰，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，紛紛藉藉相亂，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，然老師大儒猶在；火於秦，黃老於漢，其存而醇者，孟軻氏而止耳，揚雄氏而止耳。及得荀氏書，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。考其辭，時若不粹；要其歸，與孔子異首鮮矣；抑猶在軻、雄之間乎！孔子刪詩書，筆削春秋，合於道者著之，離於道者黜之，故詩書春秋無疵。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，附於聖人之籍，亦孔子之志歟！孟氏，醇乎醇者也；荀與揚，大醇而小疵。

五 師說

古之學者必有師；師者，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爲惑也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！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，欲人之無惑也難矣。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衆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；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。聖人之所以爲聖，愚人之所以爲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！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；於其身也，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，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；士大夫之族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；問之，則曰：彼與彼，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，嗚呼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！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；今其習乃反不能及，其怪也歟！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郯子、苴弘、師襄、老聃；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皆通習之，不拘於時，學於余，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師說以貽之。

六 畫記

釋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：騎而立者五人，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，一人騎執大旗前立，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，騎且負者二人，騎執器者二人，騎擁田犬者一人，騎而牽者二人，騎而驅者三人，執繩約立者二人，騎而下倚馬臂俛而立者一人，騎而馳涉者二人，徒而驅牧者二人，坐而指使者一人，甲冑手弓矢鈇鉞縮者七人，甲冑執幟植者十人，負者七人，偃寢休者二人，甲冑坐睡者一人，方涉者一人，坐而脫足者一人，寒附火者一人，雜執器物役者八人，奉壺矢者一人，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，挹且注者四人，牛牽者二人，驢驅者四人，一人杖而負者，婦人以襦子蔽而可見者六人，殺而上下者三人，孺子戲者九人，凡人之事二十有二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，而莫有同者焉。馬大者九匹，於馬之中又有上者，下者，行者，牽者，涉者，陟者，陞者，翹者，顧者，鳴者，寢者，訛者，立者，人立者，斃者，飲者，洩者，陟者，降者，痒摩樹者，噓者，嗅者，喜相戲者，怒相踉蹌者，秣者，騎者，驟者，走者，戴服物者，戴狐兔者；凡馬之事二十有七，爲馬大小八十有三，而莫有同者焉。牛大小十一頭，羣駝三頭，羣如羣駝之數，而加其一焉。隼一，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，旃車三兩，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

服矢房甲冑之屬，餅孟簞笠篋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，壺矢博奕之具，二百五十有一，皆曲極其妙。貞元甲戌年，余在京師甚無事，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，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，余幸勝而獲焉。意甚惜之，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，蓋藝集衆工人之所長耳，雖百金不願易也。明年出京師，至河陽，與二三客論畫品格，因出而觀之，座有趙侍御者，君子人也，見之，戚然若有感然，少而進曰：噫！余之手摹也，亡之且二十年矣！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，得國本，絕人事而募得之，遊闕中而喪焉，居閒處獨，時往來余懷也；以其始爲之，勞而夙好之尊也；今雖遇之，力不能爲已！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。余既甚愛之，又感趙君之事，因以贈之，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，而時觀之，以自釋焉。

七 重答張籍書

吾子不以愈無似，竊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，拂其邪心，增其所未高，謂愈之質，有可以至於道者。浚其源，導其所歸，溉其根，將食其實，此盛德者之所辭讓，況於愈者哉！抑其中有宜復者，故不可遂已。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，既深其文辭矣，然猶不敢公傳道之，口授弟子，至於後世，然後其書出焉，其所以濟世之道微也。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，下乃公卿輔相，吾豈敢昌言排之哉！操其可語者諛

之，猶時與吾悖，其聲嘵嘵；若遂成其書，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。必且以我爲狂爲惑，其身之不能恤，書於吾何有！夫子，聖人也，且曰：「自吾得子路，而惡聲不入於耳」。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，猶且絕糧於陳，畏於匡，毀於叔孫，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，其道雖尊，其窮也亦甚矣；賴其徒相與守之，卒有立於天下。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，其存也可冀乎！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，蓋六百年有餘矣！其植根固，其流波漫，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。自文王沒，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，禮樂皆在，及乎夫子未久也，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，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，然猶其勤若此，其困若此，而後能有所立，吾其可易而爲之哉！其爲也易，則其傳也不遠，故余所以不敢也。然觀古人得其時，行其道，則無所爲書；書者，皆所爲不行乎今，而行乎後世者也。今吾之得吾志、失吾志未可知，俟五六十爲之，未失也。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，則古之命不可期；如使茲人有知乎，非我其誰哉！其行道，其爲書，其化今，其傳後，必有在矣。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！前書謂吾與人商論，不能下氣，若好勝者然。雖誠有之，抑非好已勝也，好己之道勝也；非好己之道勝也，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；若不勝，則無以爲道，吾豈敢避是名哉！夫子之言曰：「吾與回言，終日不違如愚」，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。駁雜之說，前書盡之，吾子其復之！昔者夫子猶有所戲，詩不云乎：「善戲謔兮，不爲虐兮」；記曰：「張而不

弛，文武不能也」。惡害於道哉！吾子其未之思乎？孟君將有所適，思與吾子別，庶幾一來。愈再拜。

八 答李翊書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。李生足下：生之書，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！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。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况其外之文乎！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邪！雖然，不可不爲生言之。生所謂立言者是也。生所爲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？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？斬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；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輝。仁義之人，其言諷如也。抑又有難者，愈之所爲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；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，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憂憂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正僞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，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來矣！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爲喜，譽之則以爲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

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；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，大小畢浮；氣之與言猶是也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；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。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肯於器邪，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，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，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諸文，而爲後世法，如是者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。有志乎古者希矣，志乎古必遺乎今，吾誠樂而悲之，亟稱其人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，而貶其可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愈生之言不志乎利，聊相爲言之。愈白。

九 送李愿歸盤谷序

太行之陽有盤谷，盤谷之間，泉甘而土肥，草木叢茂，居民鮮少。或曰：謂其環兩山之間，故曰盤。或曰：是谷也，宅幽而勢阻，隱者之所盤旋。友人李愿居之。愿之言曰：人之稱大丈夫者，我知之矣：利澤施於人，名聲昭於時，坐於廟朝，進退百官，而佐天子出令；其在外，則樹旗旆，羅弓矢，武夫前呵，從者塞途，供給之人，各執其物，夾道而疾馳；喜有賞，怒有刑，才峻滿前，道古今而譽盛德，

入耳而不煩；曲眉豐頰，清聲而便體，秀外而惠中，飄飄裾，翳長袖，粉白黛綠者，列屋而閒居，妬寵而負恃，爭妍而取譴；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、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。吾非惡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。窮居而野處，升高而望遠，坐茂樹以終日，濯清泉以自潔；採於山，美可茹；釣於水，鮮可食；起居無時，惟適之安；與其有譽於前，孰若無毀於其後；與其有樂於身，孰若無憂於其心；車服不維，刀鋸不加，理亂不知，黜陟不聞；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。我則行之。伺候於公卿之門，奔走於形勢之途，足將進而趨趨，口將言而囁嚅，處穢汙而不羞，觸刑辟而誅戮，徼倖於萬一，老死而後止者，其於爲人，實不肖何如也！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，與之酒而爲之歌曰：「盤之中，維子之宮。盤之士，可以稼。盤之泉，可濯可沿。盤之阻，誰爭子所。窈而深，廓其有容；纒而曲，如往而復。嗷盤之樂兮，樂且無殃。虎豹遠跡兮，蛟龍遁藏。鬼神守護兮，呵禁不祥。飲則食兮壽而康，無不足兮奚所望！膏吾車兮秣吾馬；從子於盤兮，終吾生以徜徉。」

一〇 祭河南張員外文

維年月日，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，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，祭於亡友故

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。貞元十九，君爲御史。余以無能，同詔並時。君德渾剛，標高揚已。有不吾如，唾猶泥滓。余蠶而狂，年未三紀。乘氣加入，無挾自恃。彼姍姍者，實憚吾曹。側肩帖耳，有舌如刀。我落陽山，以尹鬪狂。君飄臨武，山林之牢。歲弊寒兇，雪虐風饑。籮於馬下，我洒君眺。夜息南山，同臥一席。守隸防夫，舳頂交跖。洞庭漫汗，粘天無壁。風濤相逐，中作霹靂。追程盲進，驅船箭激。南上湘水，屈氏所沈。二妃行迷，淚蹤染林。山哀浦思，鳥獸叫音。余唱君和，百篇在吟。君止于縣，我又南踰。把觥相飲，後期有無？期宿界上，一又相語。自別幾時，遽變寒暑。枕臂欲眠，加余以股。僕來告言，虎入腹處。無敢驚遂，以我驟去。君云是物，不駭於乘。虎取而往，來寅其徵。我預在此，與君俱膺。猛獸果信，惡禱而憑。余出嶺中，君俟州下。偕掾江陵，非余望者。郴山奇變，其水清寫。泊砂倚石，有邊無捨。衡陽放酒，熊咆虎嘯。不存令章，罰籌鬚毛。委舟湘流，往觀南嶽。雲壁潭潭，穹林攸攏。避風太湖，七日鹿角。鉤登大鮎，怒頰豕狗。擗盤炙酒，羣奴餘啄。走官階下，首下尻高。下馬伏塗，從事是遭。予徵博士，君以使已。相見京師，過顧之始。分教東生，君掾雍首。兩都相望，於別何有！解手背面，逾十一年。君出我入，如相避然。生關死休，吞不復宣。刑官屬郎，引章許奪。權臣不愛，南昌是幹。明條謹獄，氓瘼戶歌。用遷澧浦，爲人受瘥。還家東都，起令河南。屈拜後

生，憤所不堪。屢以正免，身伸事寔。竟死不昇，執勸爲善！丞相南討，余辱司馬。講兵大梁，走出洛下。哭不憑棺，愈不親學。不撫其子，葬不送野。望君傷懷，有隕如瀉！銘君之績，納石壤中。爰及祖考，紀德事功。外著後世，鬼神與通。君其奚憾，不余鑿衷！嗚呼哀哉！尙鑿！

一一 祭柳子厚文

維年月日，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。嗟嗟子厚，而至然邪！自古莫不然，我又何嗟！人之生世，如夢一覺。其間利害，竟亦何校！當其夢時，有樂有悲。及其既覺，豈足追惟。凡物之生，不願爲材。纔尊青黃，乃木之災。子之中棄，天墜帶羈。玉佩瓊琚，大放厥辭。富貴無能，磨滅誰紀。子之自著，表表愈偉。不善爲斲，血指汗顏。巧匠旁觀，縮手袖間。子之文章，而不用世。乃令吾徒，掌帝之制。子之視人，自以無前。一斥不復，羣飛刺天。嗟嗟子厚，今也則亡！臨絕之音，一何琅琅！徧告諸友，以寄厥子。不鄙謂余，亦託以死。凡今之交，觀勢厚薄。余豈可保，能承子託。非我知子，子實命我。猶有鬼神，寧敢遺墮！念子永歸，無復來期。設祭棺前，矢心以辭。嗚呼哀哉！尙鑿！

一二 祭十二郎文

年月日，季父愈，聞汝喪之七日，乃能銜哀致誠，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，告汝十二郎之靈。嗚呼！吾少孤，及長，不省所怙，惟兄嫂是依。中年，兄歿南方，吾與汝俱幼，從嫂歸葬河陽。既又與汝就食江南，零丁孤苦，未嘗一日相離也。吾上有三兄，皆不幸早世；承先人後者，在孫惟汝，在子惟吾。兩世一身，形單影隻。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：「韓氏兩世，惟此而已！」汝時尤小，當不復記憶；吾時雖能記憶，亦未知其言之悲也！吾年十九，始來京城。其後四年，而歸視汝。又四年，吾往河陽省墳墓，遇汝從嫂喪來葬。又二年，吾佐董丞相於汴州，汝來省吾，止一歲，請歸取其孥。明年，丞相薨，吾去汴州，汝不果來。是年，吾佐戎徐州，使取汝者始行，吾又罷去，汝又不果來。吾念汝從於東，東亦客也，不可以久，圖久遠者，莫如西歸，將成家而致汝；嗚呼！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！吾與汝俱少年，以爲雖暫相別，終當久相與處，故捨汝而旅食京師，以求斗斛之祿；誠知其如此，雖萬乘之公相，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！去年，孟東野往，吾書與汝曰：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；念諸父與諸兄，皆康彊而早世，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！吾不可去，汝不肯來，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

之感也」。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，彊者夭而病者全乎！嗚呼！其信然邪？其夢邪？其傳之非其真邪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？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？少者彊者而夭歿，長者衰者而存全乎？未可以爲信也。夢也，傳之非其真也，東野之書，耿蘭之報，何爲而在吾側也？嗚呼！其信然矣；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；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，不克蒙其澤矣；所謂天者誠難測，而神者誠難明矣；所謂理者不可推，而壽者不可知矣！雖然，吾自今年來，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，動搖者或脫而落矣；毛血日益衰，志氣日益微，幾何不從汝而死也！死而有知，其幾何離；其無知，悲不幾時，而不悲者無窮期矣！汝之年始十歲，吾之子始五歲，少而彊者不可保，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！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汝去年書云：比得軟脚病，往往而劇。吾曰：是疾也，江南之人常常有之，未始以爲憂也。嗚呼！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？抑別有疾而至斯乎？汝之書，六月十七日也；東野云：汝歿以六月二日；耿蘭之報無月日，蓋東野之使者，不知問家人以月日。如耿蘭之報，不知當言月日；東野與吾書，乃問使者，使者妄稱以應之耳。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今吾使建中祭汝，弔汝之孤，與汝之乳母。彼有良可守，以待終喪，則待終喪而取以來；如不能守以終喪，則遂取以來；其餘奴婢，並令守汝喪。吾力能改葬，終葬汝於先人之兆，然後惟其所願。嗚呼！汝病吾不知時，汝歿吾不知日，生不能相養以共居，歿不得撫汝以盡良，斂

不憑其棺，窆不臨其穴。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，不孝不慈，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，相守以死。一在天之
涯，一在地之角，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，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，吾實爲之，其又何尤！彼蒼者天，曷其
有極！自今已往，吾其無意於人世矣，當求數頃之田，於伊潁之上，以待餘年；教吾子與汝子，幸其成
長，吾女與汝女，待其嫁，如此而已。嗚呼！言有窮而情不可終，汝其知也邪，其不知也邪？嗚呼哀
哉！尙饗！

一三 平淮西碑

天以唐克肖其德，聖子神孫，繼繼承承，於千萬年，敬戒不怠。全付所覆，四海九州，罔有內外，
悉主悉臣。高祖太宗，旣除旣治；高宗中宗，休養生息；至於玄宗，受報收功，極熾而豐，物衆地大，
弊牙其間；肅宗代宗，德祖順考，以勤以容，大厯適去，稂莠不薤，相臣將臣，文恬武嬉，習熟見聞，
以爲當然。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臣朝，乃考圖數貢，曰：嗚呼！天旣全付予有家，今傳次在予，予不
能事事，其何以見於郊廟！羣臣震懾，奔走率職。明年平夏，又明年平蜀，又明年平江東，又明年平澤
潞，遂定易定，致魏博貝衛澶相，無不從志。皇帝曰：不可究武，予其少息。九年，蔡將死，蔡人立其

子元濟以請，不許；遂燒舞陽，犯葉襄城，以勳東鄆，放兵四劫。皇帝歷問於朝，一二臣外，皆曰：蔡帥之不廷授，於今五十年，傳三姓四將，其樹本堅，兵利卒頑，不與他等，因撫而有，順且無事。大官臆決唱聲，萬口和附，并爲一談，卒不可破。皇帝曰：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予者，庶其在此，予何敢不力！況一二臣同，不爲無助。曰：光顏！汝爲陳許帥，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，汝皆將之。曰：重胤！汝故有河陽懷，今益以汝，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，汝皆將之。曰：弘！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，曰：文通！汝守壽，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，汝皆將之。曰：道古！汝其觀察鄂岳。曰：愬！汝帥唐鄧隨，各以其兵進戰。曰：度！汝長御史，其往觀師。曰：度！惟汝予同，汝遂相予，以賞罰用命不用命。曰：弘！汝其以節都統諸軍。曰：守謙！汝出入左右。汝惟近臣，共往撫師。曰：度！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，無寒無飢；以旣厥辜，遂生蔡人；賜汝節斧，通天御帶，衛卒三百；凡茲廷臣，汝擇目從，惟其賢能，無憚大吏！庚申，予其臨門送汝。曰：御史！予閱士大夫戰甚苦，自今以往，非郊廟祠祀，其無用樂。顏胤武合攻其北，大戰十六，得柵城縣二十三，降人卒四萬；道古攻其東南，八戰降萬三千，再入申，破其外城；文通戰其東，十餘遇，降萬二千；愬入其西，得賊將，輒釋不殺，用其策，戰比有功。十二年八月，丞相度至師，都統弘責戰益急，

顏胤武合戰益用命。元濟盡并其衆，洞曲以備。十月壬申，愬用所得賊將，自文城因天大雪，疾馳百二十里，用夜半到蔡，破其門，取元濟以獻，盡得其屬人卒。辛巳，丞相度入蔡，以皇帝命赦其人；淮西平，大饗賚功。師還之日，因以其食賜蔡人；凡蔡卒三萬五千，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，悉縱之；斬元濟京師。冊功：弘加侍中，愬爲左僕射，帥山南東道；顏胤皆加司空；公武以散騎常侍，帥鄜坊丹延；道古進大夫；文通加散騎常侍；丞相度朝京師，道封晉國公，進階金紫光祿大夫，以舊官相，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，領蔡任。既還奏，羣臣請紀聖功，被之金石；皇帝以命臣愈，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：唐承天命，遠臣萬邦。孰居近土，襲盜以狂。任在玄宗，崇極而圯。河北岸驕，河南附起。四聖不宥，屢興師征。有不能尅，益戍以兵。夫耕不食，婦織不裳。輸之以車，爲卒賜糧。外多失朝，曠不繼狩。百隸宜官，事亡其壽。帝時禰位，顧瞻咨嗟。惟汝文武，孰恤予家。既斬吳蜀，旋取山東。魏將首義，六州降從。淮蔡不順，自以爲強。提兵叫譟，欲事故常。始命討之，遂連姦鄰。陰遣刺客，來賊顏臣。方戰未利，內驚京師。羣公上言，莫若惠來。帝爲不聞，與神爲謀。乃相同德，以訖天誅。乃敕顏胤，總武古通。咸統於弘，各奏汝功。三方分攻，五萬其師。大軍北乘，厥數倍之。常兵時曲，軍士盡奮。既翦陵雲，蔡卒大窘。勝之邵陵，郟城來降。自夏入秋，復屯相望。兵頓不勳，告功不時。帝哀征

夫，命相往釐。士飽而歌，馬騰於槽。試之新城，賊遇敗逃。盡抽其有，聚以防我。西師躍入，道無留者。繼額蔡城，其壘千里。既入而有，莫不順俟。帝有恩言，相度來宣。誅止其魁，釋其下人。蔡之卒衆，投甲呼舞。蔡之婦女，迎門笑語。蔡人告饑，船粟往哺。蔡人告寒，賜以繪布。始時蔡人，禁不往來。今相從戲，里門夜開。始時蔡人，進戰退戮。今吁而起，左殮右粥。爲之擇人，以收餘燼。選吏賜牛，教而不稅。蔡人有言，始迷不知。今乃大覺，羞前之爲。蔡人有言，天子明聖。不順族誅，順保性命。汝不吾信，視此蔡方。孰爲不順，往斧其吭。凡叛有數，聲勢相倚。吾強不支，汝弱奚恃！其告而長，而父而兄。奔走偕來，同我太平。淮蔡爲亂，天子伐之。既伐而饑，天子活之。始議伐蔡，卿士莫隨。既伐四年，小大並疑。不赦不疑，由天子明。凡此蔡功，惟斷乃成。既定淮蔡，四夷畢來。遂開明堂，坐以治之。

一四 毛穎傳

毛穎者，中山人也。其先明眎，佐禹治東方土，養萬物有功，因封於卯地，死爲十二神。嘗曰：吾子孫神明之後，不可與物同，當吐而生。已而果然。明眎八世孫鸞，世傳當殷時，居中山，得神仙

之術，能匿光，使物竊恆娥，騎螭入月，其後代遂隱不仕云。居東郭者，曰魏，狡而善走，與韓盧爭能，不及，盧怒，與宋鶻謀而殺之，噬其家。秦始皇時，蒙將軍恬南伐楚，次中山，將大獵以懼楚，召左右庶長與軍尉，以連山筮之，得天與人文之兆，筮者賀曰：今日之獲，不角不牙，衣褐之徒，缺口而長鬚，八竅而跣居；獨取其鬣，簡牘是資，天下其同書，秦其遂兼諸侯乎！遂獵，圍毛氏之族，拔其豪，載穎而歸，獻俘於章臺宮，聚其威而加束縛焉。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，而封諸管城，號曰管城子。日見親寵任事。穎爲人，強記而便敏，自結繩之代，以及秦事，無不纂錄。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，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，皆所詳悉。又通於當代之務，官府簿書，市井貨錢注記，惟上所使。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，丞相斯，中車府令高，下及國人，無不愛重。又善隨人意，正直邪曲巧拙，一隨其人，雖見廢棄，終默不洩。惟不喜武士；然見請，亦時往。累拜中書令，與上益狎，上嘗呼爲中書君。上親決事，以衡石自程，雖宮人不得立左右，獨穎與執燭者常侍，上休方罷。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，相推致，其出處必偕；上召穎，三人者不待詔，輒俱往，上未嘗怪焉。後因進見，上將有任使，拂拭之，因免冠謝。上見其髮禿，又所摹畫，不能稱上意，上嘻笑曰：中書君老而禿，不任吾用；吾嘗謂君中書，君今不中書邪？對曰：臣所謂盡心者。因不復

召。歸封邑，終於管城。其子孫甚多，散處中國夷狄，皆冒管城，惟居中山者，能繼父祖業。

太史公曰：毛氏有兩族，其一姬姓，文王之子，封於毛，所謂魯衛毛聃者也。戰國時，有毛公，毛遂。獨中山之族，不知其本所出，子孫最爲蕃昌。春秋之成，見絕於孔子，而非其罪；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，始皇封諸管城，世遂有名，而姬姓之毛無聞。穎始以俘見，卒見任使，秦之滅諸侯，穎與有功，賞不酬勞，以老見疎，秦真少恩哉！